小白桦诗库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茨维塔耶娃
诗选

苏　杭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小白桦诗库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茨维塔耶娃诗选

苏 杭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Zhi Yibainianyihoude Ni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08,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1/32　印张 6 3/4　插页 2
199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9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250

ISBN 7-5016-0104-6/I・104　　定价　3.15 元

前　　言

像俄罗斯诗歌的巨擘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于 1941 年 8 月 31 日在俄罗斯中部的小城叶拉布加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孤苦的、艰难的、悲惨的一生。

那是高傲的、充实的、永恒的一生。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于 1892 年 10 月 8 日（俄历 9 月 26 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伊万·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教授，语文学家，艺术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莫斯科美术博物馆的创建者；母亲玛丽亚·梅因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音乐家，精通数种语言，是她丈夫创建博物馆的得力助手。茨维塔耶娃本应有一个金色的童年，但不幸的是母亲患上了肺结核，在她十四岁时便离开了他们。还在母亲在世时，她便尝到了动荡不安的生活与孤独冷漠的滋味。为了给母亲治病，全家长期漂泊国外，十岁的她与八岁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两人常年在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等地寄宿学校读书。不到十七岁时，她只身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听古代法国文学课。

她自幼养成的那种清高孤傲的性格使她后来吃尽了苦头。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六岁便开始写诗。她意识到自己在诗歌方面的天赋，大概是在 1903－1904 年，也就是她十一到十二岁的时候（组诗《书桌》）。1910 年秋天，她刚满十八岁，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尽管从内容上看没有跳出一个少女的生活圈子，但是由于它显露出作者早熟的诗歌才华，得到了著名诗人勃留索夫、沃洛申的赞许。沃洛申甚至亲自登门拜访这位初出茅庐的作者。此后，他不仅引导茨维塔耶娃走进了“诗歌的殿堂”，二人还结成了忘年交。1911 年茨维塔耶娃放弃了学业，来到了诗人沃洛申在克里木的科克杰别里创办的文学家之家。那里吸引着许多作家、艺术家。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出身于革命世家的子弟谢尔盖·埃夫伦，1912 年 1 月，两人便结为伉俪，9 月女儿阿里阿德娜（阿利娅）出世。同年她出版了第二本诗集《神灯》。

然而好景不长，1913 年 8 月，在茨维塔耶娃不到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也与世长辞。继而她又与丈夫长期别离，给她的命运平添了一层不祥的色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谢尔盖·埃夫伦作为救护人员辗转于各地，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白军溃败，作为白军军官的谢尔盖·埃夫伦被命运抛到了国外。

茨维塔耶娃带领女儿阿利娅和1917年4月出生的二女儿伊琳娜留在莫斯科，母女三人相依为命。她没有任何收入，“靠写诗是不能养家糊口的”，这话虽然是她多年以后在另一种更为艰苦的国外环境下说出的，但当时茨维塔耶娃对自己的无能为力确也有了充分的认识。她一度到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偶尔也出席一些诗歌朗诵会，包括为募捐而举办的晚会。她虽然不修边幅，甚至流露出她那固有的高傲神情，却也被听众当作自己人而受到热情欢迎。一个强者在生活最艰难的处境中永远能够迸发出最旺盛的创作力。茨维塔耶娃在这段时间里，以顽强的毅力不仅写了数百首抒情诗，还对民间文学作了探讨——她以俄罗斯民间故事为素材写了许多首长诗。此外，她还与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合作，为他们写了几部诗剧，同时从他们那里得到灵感，向他们奉献了不少组诗。茨维塔耶娃的早期诗作，“是用古典的语言和风格写作”的，她的“抒情诗的形式有一种威力……这是她呕心沥血摸索出来的形式，它不是软绵绵的，而是浓缩精练的”，这些诗具有“无限的纯洁的力量”[①]。“你那样子同我相像，走起路……”、“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同我们一起宿夜的亲爱的旅伴！……”、《致一百年以后的

① 见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世界文学》1985年第5期。

你》、“我在青石板上挥毫……”等诗便是如今已成为传世之作的早年的抒情诗。

在与谢尔盖·埃夫伦离别四年半以后，借助爱伦堡于 1921 年春出国访问之便，茨维塔耶娃于同年 7 月 14 日意外地得到了丈夫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读书的消息，茨维塔耶娃随后于 1922 年 5 月 15 日携不满十岁的女儿阿利娅（二女儿伊琳娜于 1920 年饿死）去国外与丈夫团聚，从此，茨维塔耶娃与祖国离别了十七年，备受痛苦的煎熬。

离开俄罗斯以前，茨维塔耶娃已经确立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她的创作已经完全成熟，而且正处于旺盛时期。她先后又出版了三本诗集：《选自两本诗集》(1913)、《里程集》(1921 初版，1922 再版)、《卡桑诺瓦的结局》（戏剧小品，1922）。

茨维塔耶娃出国后的第一站是柏林。当时那里是俄国文化人汇集的中心，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霍达谢维奇、安德列·别雷等人较长时期住在那里；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也在那里作过短暂的逗留。茨维塔耶娃与他们有过一些接触，特别是与帕斯捷尔纳克常有书信往来。1926 年，帕斯捷尔纳克又将茨维塔耶娃介绍给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但是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还没来得及与里尔克谋面，后者便溘然长逝，然而这三位诗人往来的书简以及相互的献诗如今已成为世界文坛的珍品。尽管柏林约有

七十家俄罗斯人办的出版社和报刊，具备出版诗集的有利条件，但是茨维塔耶娃只在那里逗留了两个半月，便于1922年8月1日去布拉格。1925年2月1日她的儿子格奥尔吉（穆尔）在那里出生。谢尔盖·埃夫伦在布拉格住读，为了节省开支，茨维塔耶娃便带领孩子住在郊区乡间，曾五次更换租金更为低廉的住房。茨维塔耶娃除了忙于家务以外，从未放松创作。除了短诗，她还创作了一些大型作品，如长诗《山之歌》(1924)、《终结之歌》(1924)，组诗《树木》（1922—1923）、《电报线》（1923）等。

为了儿子的教育问题，茨维塔耶娃未等丈夫大学毕业便于1925年11月1日携十二岁的女儿和九个月的儿子移居法国。起初住在巴黎友人家里，后来又五次迁居巴黎郊区的五处乡镇。她在法国侨居的时间最久，近十四年，但是在布拉格度过的三年多却给她留下远比巴黎更美好的印象。这期间，茨维塔耶娃曾去伦敦和布鲁塞尔举办诗歌朗诵会，或去海滨度假。

由于丈夫有病，四口之家的生计只靠茨维塔耶娃写诗的稿费和朗诵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日益困难。因此，从30年代起，茨维塔耶娃改为从事“能够养家糊口”的散文创作。散文创作的素材多取自她个人的经历和家世。《父亲和他的博物馆》、《母亲和音乐》、《老皮缅处的住家》、《索涅奇卡的故事》便属

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关于一些诗人的回忆和对普希金的研究:《一首献诗的经过》(关于曼德尔施塔姆)、《活生生的人的活生生的事》(关于沃洛申)、《迷惑的灵魂》(关于安德列·别雷),《我的普希金》、《普希金和普加乔夫》；还有一些如《时代和当代俄罗斯的抒情诗》、《同历史一起的诗人和处在历史之外的诗人》，则是评论同代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个性以及探讨诗人和他们的使命的文章。

茨维塔耶娃初到国外时，受到俄国流亡作家们的热烈欢迎。几家俄国侨民办的出版社争相向她约稿，仅头两年她出版的诗集便有《离别集》(1922，柏林－莫斯科)、《致勃洛克的诗》(1922，柏林)、《少女女皇》(童话诗，1922，柏林－彼得堡)、《普绪刻》(1923，柏林)、《手艺集》(1923，柏林－莫斯科)、《小伙子》(童话诗，1924，布拉格）等六册，四年后又出版了《离开俄罗斯以后》(1928，巴黎)，这是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时的最后一本诗集。

严酷的现实使茨维塔耶娃摆脱掉“除了心灵以外，我什么都不需要”的超然的人生哲学，逐渐对流亡圈子的空虚、冷漠、庸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投以无情的轻蔑和辛辣的讥讽(《报纸的读者》)。1928年马雅可夫斯基访问巴黎时，她的表现进一步加剧了她在政治上与那些流亡者的分歧。茨维塔耶娃公开表示欢迎马雅可夫斯基，她刚到国外时就曾将马

雅可夫斯基的《败类们》一诗译成法文发表。1928 年 11 月 7 日她出席了在伏尔泰咖啡馆举行的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朗诵会，会后记者问她：“关于俄罗斯您有什么话要说吗？”茨维塔耶娃不假思索地答道：“那里有力量。”早在六年前的 1922 年 4 月 28 日清晨，茨维塔耶娃在离开俄罗斯的前夕，在空荡荡的铁匠桥街遇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并问他：“您有什么话要转告欧洲吗？”后者答道：“这里有真理。”茨维塔耶娃 1928 年答记者的那句话，就是与马雅可夫斯基 1922 年对她说的这句话遥相呼应的。茨维塔耶娃以她“那里有力量”这句斩钉截铁的话，并以“她的整个诗歌的实质，与反动势力抗衡并且勇敢地表明自己对新的、苏维埃的俄罗斯的同情”。[①]然而这句话却也断送了她全家的一部分生活来源。过去发表她的作品的《最新消息》报从此不再发表她的作品。但是茨维塔耶娃后来在给马雅可夫斯基的信里毫不含糊地并且不无骄傲地承认别人对她的指责：“如果说她（指茨维塔耶娃）欢迎的只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么她欢迎的就是以他为代表的新的俄罗斯……”后来马雅可夫斯基为了向她表示敬意，曾在他的创作展览会上展示过这封信。

① 弗·谢·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诗文集》第 1 卷，第 10 页，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4 年。

在回顾侨居的日子时，茨维塔耶娃写道：“开始时（热情地！）发表我的作品，后来清醒以后，便不再找我，他们意识到不是自己人——而是那边的。”“我不是为**这里**写作（这里的人不理解——因为声音），而正是为了**那边**——语言相通的人。”然而，诗人也痛苦地意识到虽然“我的读者在俄罗斯，可是我的诗却到不了那里”。

由于这种难以排遣的痛苦与那使她肝肠寸断的乡愁交织在一起，她这一时期关于祖国的诗作具有与众不同的感染力（“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松明》、《接骨木》、《祖国》、“乡愁啊，这早就已经……”）。与那些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侨居国外的作家（如布宁）一样，她离开祖国的时间越久，思念故土的感情就越强烈，

“这里既不**需要**我。那里我又**没有可能**”这种既不甘心与那些龌龊鄙俗的侨民为伍，又有家归不得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使茨维塔耶娃几乎神经失常。

乡愁啊！这早就已经

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

就连她自幼那样热爱的俄罗斯语言都不能使她的感情平静下来：

就连祖国的语言，还有它那
乳白色的召唤都没能使我陶醉，
究竟因操何种语言而不为路人
理解——对我全然无所谓！

在“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对我都无足轻重”的痛苦的自嘲中，笔锋却突然一转：

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现树丛，
特别是那——花楸果树……

那对故土的亲切的记忆，那作者幼时在家园曾围绕着它嬉戏的火红的花楸果树，有着多么强大的诱惑力啊，可是它刚一出现在诗人的脑海里，却又戛然而止，不知有多少言语、多少感情尽在这不言之中，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如此含蓄、如此深沉的艺术处理，这般令人回肠九转的怀乡诗，只能出自有着特殊经历的茨维塔耶娃之手。

尽管茨维塔耶娃的思想感情这般纷乱复杂，但她却把父辈与儿女们截然分开，“我们的良心不是你们的良心”，“我们的争吵不是你们的争吵”，“孩子们，自己去创作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的激情，写自己的岁月”；“祖国不会把我们召唤”，“去吧，我的儿子，回家去吧”，“回到自己的家园”，诗人念念不忘用热爱祖国的感情来培育自己的儿子：“像用唧筒一样，我把罗斯汲取——把你浇灌”。(«给儿子的诗»)

而《祖国》一诗再次表达了她的这种思想感情:

我不是白白地让孩子们眷恋
那远方——比海水还要湛蓝。

你啊！我就是断了这只手臂，——
哪怕一双！我也要用嘴唇着墨
写在断头台上：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
我的骄傲啊，我的祖国！

“我的整个生活便是我的心灵的故事”这样一种自我封闭式的生活信条，经过严酷无情的历史的校正，终于变成了“任何人都逃不脱历史的”这样的真理——尽管诗人领悟这真理迟了一些。因此，当德国法西斯入侵被她视为她儿子的故乡的捷克斯洛伐克时，她一下子便摆脱开自己的心灵的故事而迈进了历史。茨维塔耶娃时时刻刻注视着捷克事态的发展，她的心同捷克人民的心一起跳动。她奋笔疾书，一气写成了包括十五首诗的组诗《致捷克的诗章》。这组诗浸透了诗人对捷克人民的热爱，充满了对德国法西斯的仇恨。这组诗是茨维塔耶娃创作中少见的政论诗，是她一生创作的顶峰！

随着历史的进程，谢尔盖·埃夫伦和女儿阿利娅均投身于西班牙人民反对国内法西斯叛乱的斗争。不久，在 1937 年 3 月，阿利娅怀着满腔希望只

身返回祖国。同年秋天，谢尔盖·埃夫伦为了与苏联在国外的一起情报工作有关的事件不得不仓促秘密返回苏联。在这种对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儿子极为不利的处境下，她已经没有可能再在法国居住下去。茨维塔耶娃这一阶段把她的全部精力和时间用在整理、安排自己的手稿上。为了她儿子的前程，也为了给她的诗找到家，茨维塔耶娃携带着十四岁的儿子穆尔于 1939 年 6 月 18 日重新踏上了她走遍天涯海角到处都装在心里的黑土地（《祖国》）。一个在国外历尽沧桑漂泊了十七年之久的游子，一旦回到养育自己的故土的怀抱，酸甜苦辣便一齐涌进了心头。然而，就在全家重新团聚在自己家园的两个月内，厄运却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茨维塔耶娃的头上。8 月 27 日深夜，女儿阿利娅突然被捕，过了不到一个半月，即 10 月 10 日，身患重病的丈夫谢尔盖也遭到逮捕。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茨维塔耶娃痛不欲生。她在 1940 年 9 月 5 日的笔记中写下了当时的心境："人家都认为我勇敢。我不知道有谁比我更胆小。我什么都怕。怕眼睛，怕黑暗，怕脚步声，而最怕的是自己，自己的头脑……没有人看得见——没有人知道，——已经有一年了（大约）我的目光在寻找钩子……活到头——才能嚼完那苦涩的艾蒿。"

茨维塔耶娃一面为女儿和丈夫到处奔走求告，一面辛勤地从事诗歌翻译借以谋生，并打发那更为

孤寂的日子。由于她的诗作无处发表，她只能偶尔在译稿中写下几首，这是后来从她遗下的译诗中发现的。在译诗方面，她比自己写诗更为重视音韵节奏和意境。在她回国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尽管处于更为沉重的生活与心理的压力之下，茨维塔耶娃仍完成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她译的主要是西方著名诗人如波德莱尔和英国、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诗人的作品，以及伊万·弗兰科、瓦扎·普沙韦拉和白俄罗斯诗人的诗作。除此之外，她还为《莫斯科新闻》和《国际文学》将莱蒙托夫的诗译成法文，将洛尔伽的诗从西班牙文译成法文，将贝希尔的诗从德文译成法文。一个年近半百的女人居然在精神上和体力上能承受如此沉重的负荷！

最使她难堪和愤懑的是，回国后一年有余尚无安身之处，她向当时作家协会负责人法捷耶夫求告，回答却是一平方米也没有。她们母子二人经常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在一封信里感叹道："我不能放任我的感情——**权利**（何况在从前鲁勉采夫街博物馆里还有我们家的**三套**书房——外祖父……的，母亲……的，以及父亲……的）我们把莫斯科都献出来了，而它却把我抛了出去——驱逐出去。"

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日益加剧，茨维塔耶娃再也无法抵御这最后的劫难。为了儿子的安全，1941年 8 月 8 日她带领穆尔离开她刚刚获得立锥之地的

莫斯科，8 月 18 日被疏散到鞑靼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小城叶拉布加。随之而来的焦虑是，她唯一可以赖以为生的技能是翻译外国诗歌，但这种技能在那里却毫无用处。于是她在 8 月 26 日只身前往莫斯科作家协会所在地契斯托波尔，请求迁居该处并在作协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餐厅里谋得一个洗碗工的工作，然而就连这个最低的要求也未得到满足，于是她于 8 月 28 日返回叶拉布加。至此，她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她痛苦地感到，她一向认为诗人是“有用的”，但如今诗人已毫无价值了。作为一个母亲，她虽然日夜为儿子心焦如焚，却毫无保护他的能力。万般无奈，她只好将保护儿子的责任托付给别人，自己却于 8 月 31 日趁房东星期日外出时悬梁自尽了。她在给儿子的遗嘱中说：“小穆尔! 原谅我，然而越往后就会越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爱你爱得发狂。要明白，我无法再活下去了。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我爱他们直到最后一息，并且解释一下，**我已陷入绝境**。”

然而茨维塔耶娃无法知道，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同一月份里，谢尔盖 · 埃夫伦被处决，也就是说，茨维塔耶娃在遗书里嘱咐儿子转告爸爸的时候，她的丈夫已经先于她到达彼岸。

过了不到三年，使茨维塔耶娃最为担忧的儿子格奥尔吉 · 埃夫伦于 1944 年初应征入伍，“去开辟

自己的岁月的战役”，7 月在白俄罗斯战线为祖国献出了他年仅十九岁的生命！

聊以告慰茨维塔耶娃英魂的是，她的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女儿阿里阿德娜·埃夫伦，经过十七年集中营和流放生活的磨难，终于在 1956 年重获自由，把自己的余生全部献给母亲的未竟之业，整理、注释并出版母亲的遗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将近三十年的生活与文学活动的唯一最直接的见证人阿里阿德娜，却未能完成关于母亲的回忆录便于 1975 年谢世了。

我的诗覆满灰尘摆在书肆里，
从前和现在都不曾有人问津！
我那像琼浆玉液醉人的诗啊——
总有一天会交上好运。

这是茨维塔耶娃在踏上俄罗斯诗坛的最初日子里对自己的创作的预言，那时她刚满二十岁。后来每当有人问起她对自己的诗歌的看法时，她总是用以上所引的最后两行诗来回答。她不幸而言中了！在长达三十余年的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她的诗在她的祖国非但无人问津，而且几乎有几代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从 60 年代起，茨维塔耶娃的诗开

始“以这些迟到的和及时的馈赠装点祖国的诗坛”，“等待她的将是最高的荣誉”[①]。三十年来，不仅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版了她的大量作品和关于她的研究著作，她的祖国也出版了二十余种她的作品选，每一种的印数少则 5 万，多则 25 万。我们不难据以推算出读者的人数。她写的诗剧以及根据她的诗作改编的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不断被搬上舞台。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人为她的诗作谱写的乐曲被列为音乐会的保留节目。此外，苏联各地还经常举办茨维塔耶娃诗歌朗诵会。

我还感到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黄昏——
我久久地追随西沉的太阳的踪迹，——
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
　　我才最终迎来了你！

1992 年将是茨维塔耶娃诞辰一百周年，茨维塔耶娃一生中不胜翘企的读者如今正追随着她的踪迹……

译　者

1990,3,24

① 见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世界文学》1985 年第 5 期。

出版说明

田野上的白桦树，端庄，光洁，朴实，温存，岂不正是诗的一种象征。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这套苏联诗歌小丛书的名称。这里收入的是几个时代苏联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它们是明朗的，而不是晦涩的，有时是哀伤的，但并非绝望的，不少诗诉说了沉重的苦难，然而也显示出坚强的信心。每本集子里的诗都经过了精选，尽力表现原作者的特色和风格。译者也都是当代的名家。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喜悦、深思和美的感受，为诗人提供借鉴。诗集装帧精美，也是一种良好有益的礼品。

主　　编

孙绳武

高　莽

卢永福

编委（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守仁　丘　琴

卢永福　孙绳武

苏　杭　陆嘉玉

岳凤麟　张有福

张学增　高　莽

顾蕴璞　魏荒弩

目　　次

"我的诗啊写得那样地早……" ……………………………………1
"你那样子同我相像，走起路……" ……………………………2
"我这会儿伏卧在床上……" ……………………………………4
给外祖母……………………………………………………………6
"我喜欢——您不是为我而害相思……" …………………………8
"我怀着柔情蜜意……" ………………………………………10
"吉卜赛人是那样地喜欢分离！……" …………………………11
"我种了一棵小苹果树……" …………………………………12
"任谁也没有夺走什么东西……" ……………………………13
"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 ……………………………15
莫斯科吟…………………………………………………………16

1. "夜晚打从钟楼经过 ……………………………………16
2. "那一天即将到来——都说那是悲伤的一天！……" ………………………………………17
3. "在被彼得遗弃的京城上空……" …………………………10
4. "一串串花楸果……" ……………………………………19

失眠 ………………………………………………………………21

1. "我的雄伟的城市里——夜已深沉……" …………………21
2. "我这会儿是上天派来的宾朋……" ………………………22

3. “乌黑得有如瞳孔，有如瞳孔……” 23
4. “瞧啊，又是一扇窗棂……” 23
致阿赫马托娃 25
1. “啊，哀歌的缪斯，缪斯中最美的女神！……” 25
“苍白的太阳和低沉的、低沉的乌云……” 27
“我要从所有的大地，从所有的天国夺回你……” 28
“同我们一起宿夜的亲爱的旅伴！……” 30
唐璜 32
1. “在凛冽的清晨时刻……” 32
2. “晨曦朦胧的时光……” 33
3. “正好——夜半……” 35
斯坚卡·拉辛 36
1. “风儿同金色的夕阳去睡眠……” 36
2. “伏尔加河上——夜色弥漫……” 36
3. （拉辛的梦） 36
“吻一吻额角——会消除烦恼……” 41
吉卜赛人的婚礼 42
“我是你笔下的一张纸……” 44
“宛若左右两只膀臂……” 45
“像星星，像玫瑰，生长出诗……” 46
“假如心灵生就一双翅膀……” 47
“凡是别人不要的——请都拿给我！……” 48
眼睛（“看惯了草原的——眼睛……”） 49

丑角 …………………………………………………………………51
1. “我记起十一月末一个晚上，夜阑人静……” ……………………51
2. “太阳只有一个，可它走遍了大小城镇……” ……………………52
“我告别了英格兰浓雾弥漫的海岸……” ………………………54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56
“我在青石板上挥毫……” ………………………………………59
两首歌 ………………………………………………………………61
1. “谁若是以分离为手段……” ……………………………………61
2. “昨天你还含情脉脉地望着我……” ……………………………63
第一轮太阳…………………………………………………………66
眼睛（“两团火光！——不，两面明镜！……”） ………67
青春 …………………………………………………………………69
1. “我的青春啊！我的视同陌路的……”…………………………69
2. “从一个少女一下子变成了巫婆！” ……………………………70
黎明时分……………………………………………………………72
尘世的特征…………………………………………………………73
1. “去为自己把可信赖的女友寻觅……”…………………………73
电报线 ………………………………………………………………74
1. “专横的乡间！……” ……………………………………………74
2. “我不是女魔法师！顿河远方的白书……” ……………………75
3. “有时候沙皇在上天……”………………………………………77
4. “当我那心爱的弟兄……”………………………………………78
布拉格骑士…………………………………………………………80
两个 …………………………………………………………………82
1.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诗韵……” …………………………………82

2. “在这个世界上万万不可……” 84
忌妒的尝试 86
爱情 89
致生命 90
1. “你夺不走我脸上的绯红……” 90
2. “你夺不走我充满活力的心灵……” 90
“鬓角已经银灰……” 92
“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 94
“赞美啊，静一静！……” 95
〈悼念谢尔盖·叶赛宁〉 98
松明 99
诗人与沙皇 100
1. “沙皇们的彼岸的大厅……” 100
2. “不，当我们为宗师下葬的时候……” 101
接骨木 104
给儿子的诗 107
1.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值得留恋……” 107
2. “我们的良心不是你们的良心！……” 109
3. “你不会成为青年辈里……” 110
祖国 113
书桌 115
1. “我的忠实的书桌！……” 115
2. “比爱情更坚贞……” 118
3. “我的忠实的书桌！……” 119

“我剖开了血管……” …… 120
“花楸果树……” …… 121
“乡愁啊，这早就已经……” …… 122
报纸的读者 …… 125
给一个孤儿的诗 …… 129
1. “高山上寒冰的皇冠……” …… 129
2. “我拥抱你——用高山的视野……” …… 130
“当我瞧着那飞舞的树叶……” …… 132
“一如你睁大双眼望着蓝天……” …… 133
致捷克的诗章 …… 134
九月 …… 134
1. “这地方富饶而又宽广……” …… 134
2. “群山是野牛出没的佳境！……” …… 138
3. “地图上有一个地方……” …… 141
4. 一名军官 …… 143
三月 …… 147
1. （摇篮曲） …… 147
2. 残垣断壁 …… 148
3. 鼓声 …… 150
4. 致德意志 …… 151
5. 三月 …… 153
6. 掠取了…… …… 156
7. 森林 …… 157
8. “啊，泪水充盈着眼窝！……” …… 157
9. “不是魔鬼——追逐高僧……” …… 159

10. 人民……………………………………………………………160
11. “人民啊，你不会灭亡！……” ……………………………161
“我老是把头一行诗叨念……” ………………………………163

题　解 ……………………………………………………………167

我的诗啊写得那样地早。
压根儿没想到——我竟成了诗人，
我的诗飘落，像喷泉四射的水花，
像焰火飞溅的落英五彩缤纷，

我的诗像小鬼钻进了教堂，——
那里幻梦萦绕，香火长焚，
我那抒写青春和死亡的诗，——
那诗啊一直不曾有人歌吟！

我的诗覆满灰尘摆在书肆里，
从前和现在都不曾有人问津！
我那像琼浆玉液醉人的诗啊——
总有一天会交上好运。

1913 年 5 月
科克杰别里[①]

① 苏联黑海沿岸卡拉达格山脚下小村庄，苏联诗人马·沃洛申(1877—1932)曾在此地创办一所创作之家；1944 年更名为普拉尼约尔斯科耶村。

你那样子同我相像，走起路——
两只眼睛羞涩地瞧着低处。
我从前也是低垂着眸子！
过路人啊，请停一停脚步！

采撷一束毛茛花和罂粟，
然后再把那碑文读一读，——
从前我的名字叫玛丽娜，
我在世上活了几多岁数。

千万别以为这里是一座坟墓，
我一旦出现，会使你失声惊呼……
我这个人原本实在太爱嬉笑，
可那时候却不允许真情流露！

血液曾经滋润过我的肌肤，
卷曲的秀发也曾轻轻飘拂……
我原也是一个**活着的人**！
过路人啊，请停一停脚步！

先自己掐上野草一株，
随后再采摘野果一簇——
墓地上草莓无与伦比，
个头儿硕大，甜美芳馥。

只是不要神情忧郁地延伫。
默默地、默默地低垂着头颅。
请你轻松愉快地思念起我，
请你忘却我吧——心境一如当初。

光芒那样强烈地把你照耀！
你浑身笼罩着金色的光雾……
但愿我发自九泉下的声音
不至于使你感到困惑惊怵。

1913 年 5 月 3 日

科克杰别里

我这会儿伏卧在床上，
怀着狂躁不安的心情。
如果您有意想当
我的一个门生，

我会一跃而起，马上——
“听见了吗，我的门生？”

浑身金银珠宝明晃晃，
我会变成水妖和火精。
我们会坐在地毯上，
围着壁炉——火焰熊熊。

火焰，寒夜和月亮……
“听见了吗，我的门生？”

我的马儿不可阻挡，
它喜欢疯狂地奔腾！——
我想把往事一古脑儿烧光——

那书本卷宗陈陈相因，

那朵朵玫瑰已经枯黄。
“听见了吗，我的门生？”

待到满屋子地上，
化成了灰烬丛丛，——
上帝啊，我会把你这个少壮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精灵！

老头儿变成了少年郎！
“听见了吗，我的门生？”

待您再一次投向
钻研学问的陷阱，
我会背着手站立一旁，
怀着幸福的心情，

您可堪称伟大的少年狂！
“听见了吗，我的门生？”

1913 年 6 月 1 日

给外祖母

一张刚毅的长方形的脸，
一身黑色的喇叭筒衣裙……
年轻的外祖母！何人亲吻过
您那两片傲慢的嘴唇？

那双手演奏过肖邦的圆舞曲，
在那宫殿的辉煌的大厅当中……
那冷若冰霜的面孔的两鬓
梳理着螺旋般卷绕的发型。

那阴沉沉咄咄逼人的目光
时时刻刻都存有戒心，
年轻的女性可从不这样注视。
年轻的外婆啊，您是怎样的人？

一个年方二十的波兰女人，
几多办到的事以及几多
未曾办到的事随着您
带进了那难以填平的沟壑！

白昼晴朗，微风儿清新，
幽暗的晨星不再隐现。
“外婆啊！不正是因为您，
我的心呀才激荡不安？……”

1914 年 9 月 4 日

我喜欢——您不是为我而害相思，
我喜欢——我不是为您而害相思，
沉重的地球永远不会
从我们的脚下消失。
我喜欢——或许我会变成一个可笑的女子——
一个放荡不羁的女性——但不会闪烁其辞，
即便我们的衣袖稍许接触，也不会
春心泛滥，令人窒息，以至于面红耳赤。

我还喜欢——您当着我的面
泰然自若地把别的女人拥抱，
您不会因为我没有吻您
而让我在地狱的火焰中受煎熬。
我喜欢——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的温存的人儿，
您都不会念叨我的温柔的名字——那会徒劳……
我喜欢——在那宁静的教堂里，哈利路亚[1]的歌声
永远不会在我们的头顶上空缭绕！

---

[1] 基督教做礼拜时唱的圣歌，意为赞美上帝。

我真心诚意地感谢您——
感谢您——您自己也不知道！——
是那样地爱我：为了我的夜晚的安宁，
为了在黄昏时分我们的幽会极少，
为了我们不曾在月下散步，
为了太阳不曾在我们的头顶照耀，——
感谢您不是为我而害相思——真糟糕！
感谢我不是为您而害相思——真糟糕！

1915 年 5 月 3 日

我怀着柔情蜜意——
因为我即将离开人世而去，
我一直翻来覆去地思忖：
遗赠给谁呢——我那件狼皮大衣，

遗赠给谁呢——那条暖和的毛围巾，
那根精美的手杖带有猎犬雕饰，
遗赠给谁呢——我那只银手镯，
手镯上镶满绿松石……

还有一盆盆花卉，一本本札记，
我已无法保存这些东西……
还有我这最后一首诗，
以及我这最后的一夕！

1915 年 9 月 22 日

吉卜赛人是那样地喜欢分离！
刚一见面——就急如星火般离去。
我把额头依在手掌上，
凝视着黑夜，在思虑：

任谁翻遍了我们的书信，
也揣摩不透我们的心意，
我们是那样背信弃义，而这恰是——
对自己那样地忠贞不渝。

1915 年 10 月

我种了一棵小苹果树——
让孩子们——娱乐，
让老年人——热火，
让园丁——快活。

我把一只小白鸽
诱进了茅舍——
让偷儿——恼火，
让主妇——快乐。

我生了一个女小囡——
那一双小眼睛碧蓝，
嗓子像小白鸽甘甜，
头发像小太阳耀眼。

气坏了——少女，
愁煞了——少年。

1916年1月23日

任谁也没有夺走什么东西——
我们身处两地，我为此感到惬意！
我亲吻您——超越把我们阻隔的
关山万千里。

我知道，我们的天赋无法相比。
我的声音刚一发出，便已沉寂。
年轻的杰尔查文[①]，对于您，
我的拙劣的诗实在不值一提！

我为您艰险的腾飞祈祷[②]：
飞吧，年轻的雄鹰！
你不曾眯起眼睛，强忍阳光辐照，
而我那不算年轻的眼睛却被刺痛？

任谁也不曾比我更充满柔情、

①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古典主义诗人。
② 1931 年茨维塔耶娃曾写道，1916 年她曾送曼德尔施塔姆“踏上艰苦的诗人的生活”。

更坚贞不渝地望着您的背影……
我亲吻您——超越年年岁岁，
年年岁岁我们难以相逢。

1916 年 2 月 12 日

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
我抚摩鬈发并非头一回，
我也曾亲吻过嘴唇——
比你的嘴唇更幽晦。

一颗颗星星升起又陨坠，
（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
就在我这双眼睛里，
一对对明眸升起又陨坠。

夜深沉，茫茫一片漆黑，
我在歌手的胸前偎依
（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
还不曾听过这样的歌声令人心醉。

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
你这狡黠的少年，如何应对?
你这来自他乡异地的歌手，
没人比你的睫毛更长更美。

1916 年 2 月 18 日

莫斯科吟

1

夜晚打从钟楼经过，
广场催促我们急行。
啊，深夜里何等恐怖——
那年轻士兵们的吼声！

狮吼吧，洪亮的心灵！
热烈地亲吻吧，爱情！
啊，这狂暴的吼声！
啊，这慓悍的血性！

我的嘴唇是那样嫣红，
尽管样子看上去神圣。
就像一只精巧的金匣子，
伊韦尔斯克钟楼[①]光泽曈曈。

---

① 伊韦尔斯克钟楼耸立在红场入口处，蔚蓝色圆顶，装饰着金星。

你快让恶作剧收场吧，
点燃起灯火通明，
但愿像我希望的那样，
这会儿我不曾跟你同行。

1916 年 3 月 31 日

2

那一天即将到来——都说那是悲伤的一天！——
我那双像火焰一般闪动的眼睛，
不再咄咄逼人，不再哭泣，不再目光炯炯，——
陌生的铜板儿使它们变得冰冷。
就像面貌相似的人碰到了相似的人一般，
从那从容的面貌后面隐约显现出面孔。

啊，我终于也赢得了你这珍品——
优美典雅的汗巾儿！

而从远处——我也会看到你们吗？——
沿着坎坷小路，拜谒的人流
惘然若失地画着十字，一个个把身子探向——
我那只不会缩回去的手，
我那只开戒的手，
我那只不再存在的手。

活着的人们啊，我第一次丝毫
不会不应允你们的亲吻。
那优美典雅的衣衾
从头到脚包裹住我的全身。
任什么都不会使我羞红了脸。
我的神圣的复活节今日来临。

沿着留在身后的莫斯科的街道，
我的灵车将要行进，你们也将步履艰辛地随行。
不是一个人跟不上送葬的人群，
那第一锹泥土将撞击灵柩盖发出响声。
终于将要得到解脱了啊——
那自私的、孤独的梦。

新谢世的贵夫人玛丽娜，从今以后
任什么东西也不再需求。

1916 年 4 月 11 日

3

在被彼得遗弃的京城[①]上空，

① 1712 年彼得大帝从莫斯科迁都彼得堡。

滚动着雷鸣般的钟声。

在被你遗弃的美人儿的头顶，
响遏行云的声浪喧腾。

彼得大帝和您，沙皇啊，备受称颂！
然而，沙皇们，高于你们的却是洪钟。

只要它们从晴空中发出轰鸣——
莫斯科就该受到人们的尊崇。

莫斯科的教堂多得出众，
它们一起嘲笑着沙皇们的骄横！

1916 年 5 月 28 日

4

一串串花楸果，
着火一般红艳。
树叶纷纷飘落，
我降生到人间。

洪钟有上百口，

扯着嗓门争辩[1]。
今天礼拜六——
使徒圣约翰[2]。

一直到今儿个，
我照样儿喜欢——
咀嚼红花楸果，
苦涩的一串串。

1916 年 8 月 16 日

① 1934 年诗人曾就“洪钟有上百口，扯着嗓门争辩”这两行诗中的动词“争辩”写道：“……本来可以写成‘颂赞’，可以写成‘重演’，不，还是写成‘争辩!’，争夺我的灵魂，我的灵魂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但是**任何人**也得不到（所有的神和任何一个教堂!)。”

② 基督的门徒之一。据基督教历，他的纪念日 9 月 26 日适逢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诞生日。

失　　眠

1

我的雄伟的城市里——夜已深沉。
我离开沉睡中的家——步出柴门。
人们的心里牵挂着——妻女亲人，
萦回我脑际的只是——夜已深沉。

七月的熏风为我扫清——路径，
何处的窗口轻飏着——乐声。
啊，这会儿，直到黎明——熏风
穿透薄薄的胸壁吹进——胸中。

黑杨婷婷，窗子里亮着——灯火，
钟楼上钟声回荡，手握——花朵，
听这脚步——前方并无——行者，
瞧这影子，我却恍惚——失落。

有如一串串金项链——束束灯光，
嘴里咀嚼夜间的树叶——阵阵清香。

朋友们，请让我解脱——白昼奔忙，
你们会梦见我的——请多体谅。

1916 年 7 月 17 日
莫斯科

2

我这会儿是上天派来的宾朋，
下凡来到了你的国境。
我看到了森林的失眠，
也看到了田野的睡梦。

何处的马蹄半夜深更
把草地爆炸得隆隆。
在沉睡的牛棚里，
奶牛在叹息，心情沉重。

我惆怅地讲给你听，
但是却充满了柔情，——
讲一讲酣睡的鹅群，
还有一只鹅在守更。

一双手埋在狗毛之中。

狗的毛色雪白洁净。
接着，临近六点了，
曙光从东方冉冉上升。

1916 年 7 月 20 日

3

乌黑得有如瞳孔，有如瞳孔
把光线尽收——我爱你，机警的夜啊冥冥。

让我放声把你歌唱，啊，诗歌的祖宗，
普天之下都握在你的手心之中。

我只是一只贝壳，我把你呼唤，把你赞颂，——
贝壳里的海洋还不曾平静。

夜啊！我已经看够了人的瞳孔！
把我烧成灰烬吧，黑色的太阳——夜啊冥冥！

1916 年 8 月 9 日

4

瞧啊，又是一扇窗棂，

窗子里人们还没有入梦。
也许是在悠闲地坐着，
也许把酒的兴致正浓。
或许压根儿无法分开——
两人的臂膀水乳交融。
朋友，每一户人家里，
都有这样一扇窗棂。

你，这深更半夜的窗棂，
是离别和相逢的呼喊声！
也许有上百支蜡烛点燃着，
也许只有三支蜡烛照明……
我的心境永远、
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在我的家里出现的——
也是这般的情景。

祈祷吧，朋友，为了那没有入睡的家庭，
为了那灯火通明的窗棂！

1916 年 12 月 23 日

致阿赫马托娃

1

啊，哀歌的缪斯，缪斯中最美的女神！
你啊，这白夜的肆无忌惮的精魂！
你使残虐的暴风雪降到了俄罗斯，
你的哀号像冷箭穿透了我们的身心。

我们急忙地闪开，向你宣誓啊——
那千百万声深沉的喟叹！
安娜·阿赫马托娃！——这名字就是一声
高亢的叹息，——它沉入了无名的深渊。

我们受到加冕——因为我们脚踏着
同一片土地，因为我们头顶着同一片蓝天！
那由于你的不共戴天的命运而受伤的人，
已经永垂不朽地躺在灵床上长眠。

在我的歌声缭绕的城市里教堂圆顶闪闪发光，
飘泊的盲人唱着圣歌赞美救世主，逐户挨门……

——我把我的钟声长鸣的城市赠送给你，
阿赫马托娃！——还有我这颗心。

1916 年 6 月 19 日

苍白的太阳和低沉的、低沉的乌云，
在白墙那边，挨着菜园是一片丘坟。
沙地上的吊架下，竖立着
一排一人来高的稻草人。

隔着篱笆桩我翘首仔细瞧——
瞧见大路、树林、大兵乱糟糟。
一位年迈的农妇靠在围墙门旁，
不停地嚼着撒上粗盐的黑面包……

这些灰暗的农舍为什么把你冲撞，
上帝啊！——又为什么射穿那么多人的胸膛?
一列火车呼啸而过，大兵们也在号叫，
开过去的道路上浓烟滚滚，尘土飞扬……

不，死了算了！与其为思念黑眉毛的美人儿
如此凄惨地哀号，莫如压根儿不曾落地，
哎，大兵们这会儿还在唱呢！
啊，我的慈悲的上帝啊上帝！

1916 年 7 月 8 日

我要从所有的大地，从所有的天国夺回你，
因为我的摇篮是森林，森林也是墓地，
因为我站立在大地上——只用一条腿，
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像我这样歌唱你。

我要从所有的时代，从所有的黑夜那里，
从所有的金色的旗帜下，从所有的宝剑下夺回你，
我要把钥匙扔掉，把狗从石级上赶跑——
因为在大地上的黑夜里我比狗更忠贞不渝。

我要从所有其他人那里——从那个女人那里夺回
　你，
你不会做任谁的新郎，我也不会做任谁的娇妻，
从黑夜与雅各处在一起的那个人[①]身边，
我要决一雌雄把你带走——你要屏住气息！

但是在我还没有把你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②]——

① 据圣经传说，雅各曾与上帝角力，为此而得到祝福。此处指从上帝那里。
② 按俄罗斯人风俗，人死后将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啊，真该诅咒！——你先独自留在那里：
你的两只翅膀已经指向太空跃跃欲飞，——
因为你的摇篮是世界，世界也是墓地！

1916 年 8 月 15 日

同我们一起宿夜的亲爱的旅伴！
放途一程又一程，黑面包又硬又干……
吉卜赛人的大篷车马啸人欢，
江水迎面而来滚滚——
浪卷……

啊，富有吉卜赛情调的，美丽如画的朝霞满天——
你们可记得清晨的微风和银色的草原？
还有山峰上的翠岚
和那颂扬吉卜赛头人的歌声——
柔婉……

漆黑的夜晚，古老的树冠在头顶上高悬，
我们向你们献上像夜一般壮美的儿男，
像夜一般赤贫的儿男……
夜莺在啼啭——
礼赞。

那贫乏的安逸和菲薄的酒宴

无法留住你们——美妙时光的旅伴。
一堆堆篝火升腾着熊熊的火焰，
我们的地毯上陨星源源——
飞溅……

1917 年 1 月 29 日

唐　　璜

1

在凛冽的清晨时刻，
在教堂附近的角落，
在第六棵白桦树下，
唐璜，请您等着我！

唉，我向您发誓，凭着性命，
凭着未婚夫的身份，——
在我的家乡故里，
没有地方可以亲吻。

我们家乡没有喷泉，
水井已经结成冰，
无论何处的圣母，
都有一双严厉的眼睛。

为了让美人儿们没有可能——
听到我们的骂俏打情，

教堂震耳欲聋的钟声，
在我们家乡昼夜长鸣。

我倒真想好好过活，
不过我怕老得失掉魅力，
况且我的家乡并不适合
您这位美男子的心意。

唉，唐璜，假若不是凭着
您的那一双嘴唇，——
您穿着那身熊皮袄，
简直叫人难以辨认！

1917 年 2 月 19 日

2

晨曦矇眬的时光，
暴风雪哭了很长时间，
人们把唐璜停放
在冰天雪地床铺上面。

既没有哗哗的喷泉，
也没有炽热的星光……

只有东正教[①]的十字架
放在唐璜的胸脯上。

为了让永恒的夜晚
使你感到更美满，
我给你带来一把
塞维利亚[②]黑色折扇。

为了让你亲眼看见
女人的月貌花容，
今夜我要向你奉献
一颗纯朴的心灵。

暂且——请您安静地入眠！……
从那遥远的异国他乡
您来到我这里。您的名单[③]
已经写得满满当当，唐璜！

1917年2月19日

① 俄国人信奉东正教。
② 西班牙一海港城市。
③ 这里指的唐璜玩弄女性后所记的名单。

3

正好——夜半。
月亮——如鹰鼻鹞眼。
“你看——什么？”
“随便——看看。”

“喜欢我吗？”——“不想。”
“认识我吗？”——“说不准。”
“我是唐璜。”
“我是卡门[①]。”

1917年2月22日

① 卡门（又译嘉尔曼）是法国作家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嘉尔曼》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个吉卜赛女郎，酷爱自由，在爱情中独立不羁，宁死不肯受男子的约束，表现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斯坚卡·拉辛

1

风儿同金色的夕阳去睡眠，
夜晚即将来临——恰似一座石山，
狂躁的首领正在歇闲，
南国的公爵小姐为他作伴。

两只胳膊搂着丰腴的酥肩，
他仰着额头，听得神往情专，——
他那闷热的帐顶上面，
夜莺的歌喉千啼百啭。

1917 年 4 月 22 日

2

伏尔加河上——夜色弥漫，
伏尔加河上——睡梦正酣，
如花似锦的地毯铺好了，

同黑眉毛的波斯公爵小姐，
首领躺在了地毯上面。

既望不见星光，也听不到涛声，——
但见一片漆黑，船桨摇曳！
首领的船儿驶进黑夜里，
载着有罪的美丽的波斯小姐。

于是夜神听到了
这般的低诉——
“怎么，你不愿意吗？
挨得紧一点儿——我们的被褥。
在我们俄国娘们儿堆里，
你可称得上一颗明珠！
怎么，我就这样让人害怕？
我一辈子都是你的奴仆，
波斯美人啊！
可爱的女俘！”

而她——却紧锁着双眉，
眉毛长而又浓，
而她——却低垂着眼睑，
一双波斯女人的眼睛。

随后从她的口中
只发出一声叹息：
“贾勒－埃丁！”

伏尔加河上——殷红的霞光，
伏尔加河上——幸福的天堂。
一群醉醺醺的哥萨克高声嚷嚷：
“首领啊，快点儿吧——起床！”

够了，同狼心狗肺的婆娘睡大觉！
瞧啊，美人儿的眼圈都哭红了！

而她却像死人一样呆板。
嘴唇咬得血迹斑斑。——
首领的浓眉也拧成了一团。

“你既然不肯同我们的被褥亲热——
那就去同我们的圣水盘亲热吧，妖婆！”

天空——晴明如镜，
河底——黑咕隆咚。
船尾上丢下一只
小鞋儿——血红。

斯杰潘站在那里——有如橡树般雄威，
期杰潘脸色煞白——甚至白到两片嘴。
他趔趔趄趄，摇摇晃晃。——“哎，我浑身发软！
快扶我一把，没良心的东西，——我两眼发黑！”

这就是你的波斯美人儿的全部，
那可爱的女俘。

1917 年 4 月 26 日

3 （拉辛的梦）

拉辛做了一个梦——
仿佛一只白鹭在悲啼。
拉辛梦见有一种动静——
像似银光闪闪的水珠儿滴沥。

拉辛梦见了河床——
花团锦簇，有如一方地毯。
还梦见了一张面庞——
那淡忘了的、黑眉毛的粉脸。

好像圣母，她端坐在那里，

用珍珠把项链串成。
他想上前同她搭上一句，
但见两片嘴唇翕动……

他感到一阵要命的窒息——
简直就像胸口扎满了玻璃碎片。
像一个无精打采的卫士，踱来踱去，
只是一层玻璃帐幕隔在两人中间。

舵手驾驭着朝霞
顺着伏尔加河而下。
“你为什么搞得咱家
只穿着一只鞋袜?

“谁会喜欢一个美丽的少女
穿着单只小鞋走来走去?
亲爱的朋友，我前来找你，
为的是把另一只鞋索取!”

手镯儿铮铮——铮铮——铮铮——铮铮，似乎
　在申明:
“你啊，斯杰潘的幸福，沉入了河中!”

1917 年 5 月 8 日

吻一吻额角——会消除烦恼。
我亲吻了额角。

吻一吻双眼——会排遣失眠。
我亲吻了双眼。

吻一吻嘴唇——像一口冷饮。
我亲吻了嘴唇。

吻一吻额角——让记忆烟消。
我亲吻了额角。

1917 年 6 月 5 日

吉卜赛人的婚礼

马蹄下——
尘埃飞花!
脸儿前
如盾一般的面纱。
新人们去了，
媒人啊，请你们尽情玩耍!
嗨，奔腾吧!
长鬃毛的骏马!

爹和娘
不许我们放浪——
整个儿草原
便是我们的婚床!

酒未沾唇人已醉，饭未入口腹已胀——
这是吉卜赛人的婚礼太匆忙!

杯酒满斟。
一饮而尽。

乱弹的吉他，月光，灰尘。
大摇大摆地扭动着腰身——
吉卜赛人当上了新郎[①]！
新郎是吉卜赛人！
哎呀，主人，当心——酒多伤身！
这是吉卜赛人的婚礼在豪饮！

在那儿，在那堆儿
披巾和皮袄上——
嘴唇吮咂声，
刀剑碰撞，
马刺铿锵，
项链儿和应。
谁人的手下，丝绸衣裳——
吱的一声。
谁人号叫如狼，
谁人鼾声大作，一如牛鸣。
这是吉卜赛人的婚礼进入梦境。

1917 年 6 月 25 日

① “新郎”这个词俄文本意是“公爵”。

我是你笔下的一张纸。
我要把一切吸收。我是白纸一张。
我是为你保管财产的一名寒士，
我要使它们百倍增加，百倍归偿。

我是一座村庄，是黑色的沃土。
你是我的雨露和阳光。
你是我的上帝和君主，
而我，是一片黑土和白纸一张。

1918 年 7 月 10 日

宛若左右两只膀臂——
你我两条心连在一起。

我们俩在一起幸福而又温暖，
宛若左右两只翅膀紧密相连。

然而一旦旋风骤起——万丈深渊
便会突然横在左右两翼中间！

1918 年 7 月 10 日

像星星，像玫瑰，生长出诗，
像美——不为家庭所需，
而对于婚礼和封神仪式——
一个回答——这东西我到哪里寻觅?

上帝的四叶的客人从石板缝隙
在我们睡眠的当儿突然出现。
世界啊，你可知道！星星的规律
和小花儿的公式为歌手梦中发见。

1918 年 8 月 14 日

假如心灵生就一双翅膀——
那它又何必需要府邸或茅屋！
又何必担心成吉思汗或匪帮！
我在人世间有两个仇敌悬殊，
两个难解难分的孪生的孽障——
饱汉脑满肠肥，饿汉饥肠辘辘！

1918 年 8 月 18 日

凡是别人不要的——请都拿给我！
一切都应当付与我的一把火！
我既呼唤生命，我也呼唤死亡——
作为献给我的火的祭礼——微薄。

对微薄的东西火焰非常喜欢——
去岁的干枯树枝、花环、语言。
有了这样的养料，火焰熊熊！
待你们站立起来——比灰烬更纯净白粲！

我是凤凰，只在火中歌咏！
请你们爱护我的崇高的生命！
我巍峨地燃烧——烧得干干净净！
你们会过上一个清夜——光明！

寒冰的篝火是火焰的喷泉！
我的高大的身躯屹立巍然，
我是一个交谈者和继承人——
我要保持我的显达的头衔！

1918年9月2日

眼　　睛

看惯了草原的——眼睛，
流惯了泪水的——眼睛，
绿色的——带咸味的——
庄稼汉的眼睛！

我若是一个普通的农妇该多荣幸——
若是停下脚步，总会给看个不停——
还是这些——快活的——
绿色的眼睛！

我若是一个普通的农妇该多荣幸——
我会用手遮住太阳的光明，
我会摇晃着手——我会默不作声——
垂下来一双眼睛。

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从旁而行……
在僧侣的方巾下睡梦正浓——
那宁静的——草原上的——
庄稼汉的眼睛。

看惯了草原的——眼睛，
流惯了泪水的——眼睛……
看见了什么——从不表露——
那庄稼汉的眼睛！

1918年9月9日

丑　　角

1

我记起十一月末一个晚上，夜阑人静。
烟雨濛濛。路灯的冷光照明
您那温柔的面容——难以琢磨而又古怪，
像狄更斯一样——阴沉而又痴呆，
像冬天的大海，让人胸口感到寒冷。
——路灯的冷光照明您那温柔的面容。

微风习习，楼梯盘旋上升……
紧盯着您的嘴唇——我那双眼睛，
我偷偷地笑着，是那样百依百顺，
就像一个小缪斯站在左近，
天真无邪——如同此刻夜深人静——
微风习习，楼梯盘旋上升。

从那疲倦的眼睑下面，
一连串令人疑惑的希望射入我的心间，
那目光扫了一下我的嘴唇，一掠而过……

就这样，那六翼的天使备受折磨，
披着神秘圣洁的衣裳，把安宁迷恋，
从那疲倦的眼睑下面。

今天依然是狄更斯式的夜晚。
依然是烟雨濛濛，无论对我，还是对您依然
无补于事，——那烟囱依然浓烟滚滚，
那楼梯依然盘旋上升，——依然是那嘴唇——
依然是那脚步声，不过已经匆匆回返——
回到那里——回到何处——回到狄更斯式的夜晚。

1918 年 11 月 2 日

2

太阳只有一个，可它走遍了大小城镇。
太阳是我的。我不会把它给予任何人。

哪怕是片刻，一刹那，转瞬。永远不会给予任何
　人。
即便是所有城镇在永不更迭的长夜里自焚！

我要把它控制住！免得它胆敢旋转飞奔！
即便是我会把双手、嘴唇、心脏化为灰烬！

它将在永恒的夜晚陨落——我会跟踪追寻……
我的太阳啊！我决不会把你给予任何人！

1919 年 2 月

“我告别了英格兰浓雾弥漫的海岸……”

——巴丘什科夫

“我告别了英格兰浓雾弥漫的海岸……”
那奇异的云霄！那奇异的哀怜！
我望着那晦暗的汹涌澎湃的海面，
和那我异常熟悉的晦暗的苍天。

我看见一个如梦一般美妙的少年，
他披着斗篷紧紧贴着热爱自由的桅杆。
啊，哭泣吧，少女们，哭泣吧！
哭吧，英勇精神！哭吧，浓雾弥漫的英格兰！

糟糕了！他独自伫立在天水之间！
这可是对你的磨难，啊，你这仇视磨难的铁汉！
那不祥的诸风的主宰者埃俄罗斯，①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埃俄罗斯是诸风的主宰者，埃俄利亚岛的统治者，俄底修斯曾飘泊到此岛，受到埃俄罗斯款待，离别时，他的船被埃俄罗斯下令顺风将船帆鼓满。但俄底修斯

闯入你那被星星穿透了的不祥的心田。

而那晦暗的海涛的隆隆声汇成了一部诗篇——
叙述他怎样被星星打上烙印，怎样命赴黄泉……
哭泣吧，青春！哭泣吧，爱情！哭泣吧，安宁！
号啕吧，埃拉多斯[②]
哭泣吧，心肝儿艾达[③]！哭泣吧，浓雾弥漫的英格兰！

1918 年 11 月 12 日

的伙伴违反埃俄罗斯的禁令，将装有各种风的风袋解开，诸风立即涌出，刮得帆船迷失了方向，又回到了埃俄利亚岛。

② 古时希腊的别名。

③ 拜伦女儿的名字。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作为一个命定长逝的人，
我从九泉之下亲笔
写给在我谢世一百年以后，
　　降临到人世间的你——

“朋友！不要把我寻觅！物换星移！
即便年长者也都早已把我忘记。
我够不着亲吻！隔着忘川①
　　把我的双手伸过去。

我望着你那宛若两团篝火的明眸，
它们照耀着我的坟茔——那座地狱，
注视着手臂不能动弹的伊人——
　　她一百年前已经死去。

我手里握着我的诗作——

① 据古希腊神话传说，地府有一条河，死者的阴魂饮了河水便会忘却人世间的一切。

几乎变成了一抔尘埃！我看到你
风尘仆仆，寻觅我诞生的寓所——
　　或许我逝世的府邸。

你鄙夷地望着迎面而来的欢笑的女子，
我感到荣幸，同时谛听着你的话语：
‘一群招摇撞骗的女子！你们全是死人！
　　活着的惟有她自己！’

‘我曾经心甘情愿地为她效劳！一切秘密
我全了解，还有她珍藏的戒指珠光宝气！
这帮子掠夺死者的女人！——这些指环
　　全都是窃自她那里！’

啊，我那成百枚戒指[①]！我真心疼，
我还头一次这样地感到惋惜，——
那么多戒指让我随随便便赠给了人，
　　只因为不曾遇到你！

我还感到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黄昏——
我久久地追随西沉的太阳的踪迹，——

① 茨维塔耶娃确实很喜欢赠人戒指，她在诗歌和散文中不止一次提到此事。

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
　　我才最终迎来了你！

我敢打赌，你准会出言不逊——
冲着我那帮伙伴们的阴森的墓地：
‘你们都说得动听！可谁也不曾
　　送她一件粉色罗衣！’

‘有谁比她更无私？！’——不，我可私心很重！
既然不会杀我，——隐讳大可不必——
我曾经向所有的人乞求书信——
　　好在夜晚相亲相昵！

说不说呢？——我说！无生本是一种假定。
如今在客人当中你对我最多情多意，
你拒绝了所有情人中的天姿国色——
　　只为伊人那骸骨些许。”

1919 年 8 月

——给谢·埃

我在青石板上挥毫，
在褪了色的扇面上泼墨，
在河滩和海岸上白描，
用冰刀在冰上，用戒指在玻璃上铭刻，——

在经历过千百个严冬的树干上留题，
最后，——为了让天下人大白！——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我大书特书——挥洒经天的虹彩。

我多么希望每个人都能永远
同我形影相随！白头偕老！
可是后来，我把额头抵着书案，
把那名字狠心地一笔勾销……

然而你[1]，却被我这个无行的文人

① 指丈夫的名字：谢·埃。

攥在手心里！你呀咬噬着我的心田！
你没有被我出卖！在戒指背面永存①！
你完好无损地珍藏在我的心间。

1920年5月18日

① 妻子的结婚戒指背面镌刻有丈夫的名字和婚期。

两　首　歌

1

谁若是以分离为手段，
那他就像一堆冷却的篝火！
一个浪头把他推上岸，
另一个浪头把他吞没。

我，一个不是在母腹中，
而是在大海深渊孕育的女性，
难道要像奴婢忍气吞声——
追随在爱人的身后爬行！

你要把整个地球鲸吞，
亲爱的朋友，像咬苹果那样！
当你同大海深渊谈心，
那就是正在同我倾吐衷肠。

像生活在陆地上的女孩子一样，

不是在母腹，而是在大海深渊
孕育出来的姑娘，
不会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①]！

不，我们的姑娘们不会悲伤，
不会写信，也不会盼望信息！
不，即使没有渔具和拖网，
我也要重新下海捕鱼！

不是在母腹，而是在大海深渊
孕育出来的一个女性，
只有我独自个儿还不熟谙——
我的曲调啊威力无穷。

也许有一天，你站立在船上，
凝眸望着海上的涟漪，——
“我爱过一个大海孕育的姑娘！
大海的女儿已经沉入了海底！”

不是在母腹，而是在大海深渊
孕育出来的女儿啊！
海底的珊瑚树上面，

---

① 见 28 页注②。此处意为不会寻求短见。

正是你呀化作银光闪闪的枝桠。

1920 年 6 月 13 日

2

昨天你还含情脉脉地望着我，
今天却一下子变成了冤家!
昨天你还一直坐着听鸟儿唱歌，——
今天云雀全都变成了乌鸦!

我是一个蠢女人，你却聪明绝顶，
你像生龙活虎，我却呆若木鸡。
啊，古往今来的女人的呼号声——
“我亲爱的，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泪对她如同水，血也同水一样，
她浸透了鲜血，浸透了眼泪!
爱情不是亲妈，而是后娘——
不要企求公正，不要指望慈悲。

帆船把心上的人儿带往天边，
白茫茫的道路把他们引向异地……
沿着整个陆地哀号声动地惊天——

“我亲爱的，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昨天你还跪在我的床头！
把我比作中华，强盛不可侵犯！
可你却一下子松开了两只手，——
生命丧失了——像一枚生锈的铜钱！

我像站在法庭上的一个溺婴者——
既不让人觉得可爱，又缺乏勇气。
就是到地狱里我也要对你说——
“我亲爱的，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我询问床铺，我询问桌椅——
“为什么我要忍气吞声、贫病交加？”
“他吻完了你——又毁了你，
他又去吻别的女人。”它们这样回答。

你已经让我过惯了烈火般的生活，
却又把我抛到了荒野的冰天雪地！
这就是你做的好事啊，亲爱的，为了我。
我亲爱的，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我全都清楚了——你不必再辩解！
既然不再是恋人——就又会心明眼亮！

爱情从什么地方退却，
死神园丁就会进攻什么地方。

何必去把那果树摇曳！
熟透的苹果到时候自然会落地……
——宽恕我的一切的一切
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亲爱的！

1920 年 6 月 14 日

第一轮太阳

啊，第一个额头上方的第一轮太阳！
还有亚当这一双又大又圆的明眸——
径直瞄准着这轮太阳，
一如黑乎乎的双筒炮口。

啊，第一次忌妒，啊，第一滴蛇的毒汁——
隐藏在左边的胸口之下！
那紧紧盯着中天的谛视——
亚当直勾勾地望着夏娃！

啊，我的**醋劲儿**，啊，**嫉妒**——
那高傲的心灵的生就的创伤！
啊，我那让所有亚当黯然失色的**丈夫**——
古代人们的长着翅膀的太阳！

1921年5月10日

眼　　睛

两团火光！——不，两面明镜！
不，两种沉痛的心情！
两个天使般的圆孔，
两个烧焦的黑洞——

两面用冰结成的明镜，
相隔万里的对面的大厅，
从人行道的大理石板上
冒出的烟苗滚滚升腾。

火焰和黑暗！可怕的眼睛！
两个黑乎乎的深坑。
在医院里睡不着觉的孩子
会吓得——“妈妈！”大叫一声！

啊，阿门，恐惧和责备的神情……
傲慢的示意欢迎……
在冷若冰霜的老实人上方——

两个黑魆魆的令名[1]。

可要知道，江河会倒转奔腾，
石板也会铭记在心中！
放射着巨大的光芒，
它们会一次又一次地上升——

那两轮太阳，两个孔洞，
——不，两颗金刚石晶莹！——
那地下深渊的明镜——
两只要命的眼睛。

1921 年 7 月 2 日

① 这一隐喻表示库兹明享有很高的声誉。

青　　春

1

我的青春啊！我的视同陌路的
青春！我的不成对的单只鞋！
人们眯缝起红肿的双眼，
随便撕掉了日历一页又一页。

从你那全部的猎物里边，
沉思的缪斯不曾索取什么。
我的青春啊！——我不会回首呼唤。
你是我的累赘和负荷。

你在夜里用梳子梳理好青丝，
你在夜里把箭矢磨得飞快。
你的慷慨让我窒息，有如砾石，
我为别人把过失担待。

我提前把王笏归还给你——
难道心里想吃什么美味珍馐？

我的青春啊！我的时乖运蹇的
青春！我的一块红艳艳的布头！

1921 年 11 月 18 日

2

从一个少女一下子变成了巫婆！
青春啊！让我们在前夜告别。
让我们在寒风里站立片刻。
我的黧黑的青春，请你把姐妹慰藉！

让你的深红色的裙子闪烁光芒，
我的青春啊，我的黧黑的小鹁鸽！
我的心灵的贪得的欲望！
我的青春啊！跳舞吧，安慰安慰我！

挥舞起你那蔚蓝色的披肩，
我的放肆的青春啊！我们两个
已经放肆够了！——跳吧，来个沸反盈天！
我的金子般的青春！——别了，我的琥珀！

我不是无缘故地握着你的手，
像同情人一样，我同你别离。

从内心深处迸裂出来的——
我的青春啊！——去吧，投到别人怀里！

1921 年 11 月 20 日

黎明时分……

黎明时分——血脉最是迟缓，
黎明时分——寂静最是明显。
灵魂与安于现状的肉体离异，
鸟儿向骨制的笼子提出分居，

眼睛凝视着——最是望不尽的天涯，
耳朵聆听着——最是听不清的谈话……
心儿追想着——最是隐秘的关系……
恶魔为被打败的伊戈尔哭泣。

1922 年 2 月 18 日

尘世的特征

1

去为自己把可信赖的女友寻觅，
她们不会把神奇化为平淡无奇。
我知道维纳斯是一件手工，
作为一个匠人，手艺我也博通——

从庄严肃穆的寂静，
到灵魂得到彻底矫正，——
我熟悉上帝的整个天梯——
从我开始呼吸直到不许喘息！

1922年6月18日

电　报　线

"心灵的浪涛不会掀起得那么高，而且也不会变成**精灵**，如果在它的路上没有出现古老的寂静的悬崖——命运。"

1

专横的乡间！
电报线！

我的——高尚的——渴慕的呼声
从腹腔里喷出——赋予春风！
这是我的心儿迸发的韵律——
就好像那带有磁性的火星。

——"是韵律还是尺度①？"然而偶数
在向旋转的测度复仇！——呼啸声，
飞奔吧，——在韵律的——
呆板的——伪证的上空！

① "韵律"和"尺度"这两个词俄文只差一个字母，读音相近。

嘘……可是假如你（到处
都有电报线和电线杆？）
绞尽脑汁突然醒悟——
这些难以启齿的语言

不过是误入歧途的夜莺的呻吟——
“失掉了心上人儿世界就会贫乏！”
因为它爱——上了你手里的竖琴，
因为它爱——上了你口中的莱伊拉！

1923 年 3 月 20 日

2

我不是女魔法师！顿河远方的白书
使我的目光变得锐利！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跟踪追逐，
就是历尽万苦千辛——也要把你捉拿回去。

因为出于高傲，犹如从雪松上
我环顾世界，航船在摇摇摆摆，
朝霞在奔腾……即使要倒海翻江——
我也要从水底把你打捞上来！

你就让我受尽苦难吧！我无所不在——
我是面包和叹息，我是黎明和矿藏，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尽快
得到嘴唇——犹如上帝要得到灵魂一样，——

当你捯气的时候——我要吹一口法气，
我要越过天使长的法庭的栅栏！——
我要把所有的嘴唇刺得鲜血淋漓，
然后再从灵床上使你起死复元！

降服吧！这决不是童话神乎其神！
“降服吧！”箭矢迂回之后①你就休想解脱……
“降服吧！”还不曾有一个人
摆脱掉不动手的追捕者，②——

吹一口法气……（胸脯已然起落，
眼睛还看不见，嘴唇像云母一样惨白……）
我是一个未卜先知的女人——我会瞒过
撒母耳③——单枪匹马归来，——

① 意即中的。
② 意即非实际的而是精神上的追捕者。
③ 据圣经神话传说，撒母耳是先知。他死后，在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交战中，扫罗王见非利士军容鼎盛，胆怯震惊，于是

因为有别的女人陪伴着你；然而末日④到来，
人们就不会再去争个高低……
　　　　　　　　　　　　　　我苟延残喘。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尽快
得到嘴唇——犹如一个使嘴唇安宁的女人

要得到嘴唇一般……

　　　　　　　　　　　　　　1923 年 3 月 25 日

3

有时候沙皇在上天⑤
与圣餐到一起团聚。
（有时候我走下高山）——
山与山便开始知悉。

心愿与心愿凑到了一起。

找一个巫婆以法术召来撒母耳的幽灵，先知预言以色列必将全军覆灭。

④ 即“末日审判”。据圣经神话传说，“世界末日”到来之后，上帝会审判一切人和事；天使们将用号角召唤所有的活人和死人前来受审。

⑤ 这里指的是“天上闪耀着的星星”，诗人把它们比作星相家之王来向庆贺诞辰的耶稣基督顶礼膜拜。

运命与运命贴近了——没有薄幸！
（有时候我看不清楚手臂。）
心灵与心灵却开始看得分明。

1923 年 3 月 25 日

4

当我那心爱的弟兄
经过那最后一株榆树的时候，
那泪珠儿硕大——大过眼睛，
（大过排成行列的挥手）。

当我那心爱的弟兄
把那最后一座海岬绕过
（长过那内心里“回来吧！”的叹息声），
挥手颀长——长过胳膊。

好比胳膊——随后——与肩膀分离！
好比嘴唇随后——嘟囔着念咒！
话语失去了声息，
手掌失去了指头。

当我的心爱的客人……

——上帝啊，请你看一看我们！——
那泪珠儿硕大——大过人的眼睛，
大过太平洋上空
那星星……

1923 年 3 月 26 日

布拉格骑士

骑士啊，守护着
大河的骑士——
脸色苍白的哨兵，
保卫着时代的波涛汹涌。

警戒着分离的
岗哨的卫兵，
（啊，在河水里我能否看到
卿卿我我的世间情景？！）

互换戒指，海誓山盟……
可是，四百多个年头当中，
我们有多少人啊，
投河自尽坠石般扑腾一声！

投河——无人干涉。
玫瑰般的水花——飞溅喷涌！
你抛弃了我——我便投河！
这就是对你的报应！

只要我们还有激情，
我们就不会心灰意冷——
要利用桥头报仇雪恨。
你们可要一展雄风，

翅膀啊！——投入水藻，
投入浪花——犹如投入锦衾之中！
如今我再也不会
为过桥支付分文费用①。

“从这座不吉利的桥头
往下跳——你可要勇猛！”
布拉格骑士啊，
我的身量可与你相同。

守护着时代的
大河的骑士啊，
河底下是苦痛，
还是甜蜜——你看得最清。

1923 年 9 月 27 日

① 按捷克人的古老传统，从前过桥要支付钱。

两　　个

1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诗韵——
你若把他们拆散——世界就会惶惶。
荷马啊，你是一个盲人。
夜——在你眉宇隆起的地方，

夜——是你的行吟诗人的披风衣饰，
夜——在眸子里——犹如帷幔。
海伦和阿喀琉斯
莫非是被有眼睛的人所拆散①？

海伦。阿喀琉斯。
这声音叫起来更协韵。
是的，与混乱对峙，
世界在和谐中立身，

① 美丽的海伦，特洛伊战争的罪魁祸首，和阿喀琉斯，最伟大的希腊英雄之一，在许多以特洛伊为情节的故事中彼此从未相遇。

但是如果它被离分，
它就会复仇（要在协调上建立！）
因为妻子们的不贞
而复仇——也因为十万火急的特洛伊！

行吟诗人啊，你是一个盲人——
你把财宝当成破烂抛弃。
在**那个**世界上——有些诗韵
经过选择。你若是把他们分离，

这个世界就会毁灭。韵律
还有什么用处？你会衰老，海伦！
……阿喀琉斯[1]是一个好夫婿！
斯巴达的最甜蜜的女人[2]！

但听香桃木树的飒飒声，
还有基法拉琴的梦呓娓娓：
“海伦——阿喀琉斯——
是不和谐的一对。”

1924年6月30日

---

① 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主人公。
② 指美丽的海伦，她的故乡是斯巴达。

2

在这个世界上万万不可
强者同强者结成姻缘。
西格弗里德同布仑希尔德就这样错过，
解决婚姻之事却要操戈弄剑[①]。

弟兄间结成联盟的仇恨难遏——
悬崖压倒悬崖，像水牛相拼一般！
他离开婚床走了，没有被识破，
她，不知真情的女人，曾与他共枕同眠[②]。

有先有后！——甚至在婚床上——
有先有后！——即使协力同心——
有先有后！——从这话的双重意义来讲——
迟了和有先有后——这就是我们的婚姻！

① 西格弗里德是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主人公，被灌了迷魂汤而忘记了愿与布仑希尔德百年之好的誓愿。布仑希尔德因西格弗里德负心而将其杀死，后自尽，以求死后与其结合。

② 这里指的是冰岛女王布仑希尔德与布尔根德国王巩特尔成婚之夜，因国王之妹下嫁给国王侍从西格弗里德而不悦，便不与国王同床。西格弗里德戴上隐身帽帮助国王制服了她。

然而还有更为千古的幽怨遗事——
像头雄狮，他把阿玛宗人女王压在身下，——
就这样错过了：忒提斯的儿子
与阿瑞斯的女儿——阿喀琉斯与彭忒西勒亚[①]。

啊，请回想一下——她那目光来自下面！
那被击落马的天骄的目光！
已经不是从奥林匹斯山，是从泥浆边
射出她那目光，——那高傲却一如往常！

这里说明什么——从他这里只能说明妒忌——
妻子要从黑暗当中得到挣脱。
万万不可势均力敌的同势均力敌的……
…………………………………………

我们——终于就这样错过。

1924年7月3日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阿喀琉斯是海中女神忒提斯的儿子，在特洛伊战争期间，曾与阿玛宗人女王，战神阿瑞斯的女儿彭忒西勒亚作战并将她杀死，但当阿喀琉斯摘掉她的护面罩后因其美丽而惊愕，对死者的爱油然而生。

忌妒的尝试

您同别的女人过得如何，
看来没什么？——还是当头一棒！——
对我的记忆是不是很快便已淡漠，
像海岸线一样？

我像孤岛一样飘零，
（不是在水面——而是在天上！）
灵魂啊灵魂！——你们是姊妹之情，
你们不是情人成对成双！

您同一个普通女人过得如何？
您失掉了偶像崇拜？
您把女王推下了宝座
（你自己也从那上面掉了下来），

您过得怎样——手忙脚乱——
哆里哆嗦？起居如何？
您怎样对付如同杂税苛捐，

可怜的人，那庸俗的生活？

“心律不齐还有手脚抽搐——
实在够受了！我想找间房分身。”
您同随便一个女人过得何如？——
我的可爱的意中人！

是不是更习惯和可口——那些食物？
若是吃腻了——也别怨嗔……
您同这类人过得何如——
您这位治理过西奈的人！

您同此地陌生女人过得何如？
她那身段是否令人可爱？
会不会用宙斯的管束——
羞耻心抽打她的脑袋？

您过得如何——感觉怎样？
身体可好？怎么样——想不想唱歌？
那无法摆脱掉的良心的创伤，
可怜的人，您如何摆脱？

您怎能同那娄货趣味相投？
那么重的代役租怎能承受得住？

在卡拉拉大理石[①]之后，
您怎能同石膏废物

一起生活？（用石块雕琢——
那神明已被彻底碎骨粉身！）
您怎能同一掷千金的女人生活——
您这位已经领教过利利特[②]的人！

您对那粗糙的新货
是否已经厌倦？既然对女妖冷淡，
您怎样同人世间的女人生活，
而如果缺乏第六感？

怎么，您被揪住脑袋还会幸福？
亲爱的，在无底的深渊——
怎能生活？是否很痛苦？
是否也像我同别的男人相处一般？

1924年11月19日

① 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省的一个城市，设有雕塑学院，郊区有大理石开采和加工业。

② 据圣经前传说，利利特为亚当的第一个妻子，凶恶的精灵的母亲。

爱　情

是利剑？是火焰？
说得客气些，——声震九天！

对那痛苦，熟悉得有如手掌于双眼，
有如嘴唇
把亲生的孩子的小名呼唤。

1924 年 12 月 1 日

致　生　命

1

你夺不走我脸上的绯红——
它旺盛得一如江河泛滥。
你是猎人，可我不会落入陷阱。
你是追兵，可我是逃犯。

你夺不走我充满活力的心灵！
它有如一匹阿拉伯骏马——
把身子撼成一张弯弓，
咬紧牙关，在追捕下

奋蹄奔腾。

1924 年 12 月 25 日

2

你夺不走我充满活力的心灵，

它像鸿毛一样不会让你抓住。
生命啊，你时常把虚伪吟咏，——
美妙动听的歌声没有错误！

生命不想做一个长久住户！
要让他走向异域的岸边！
生命啊，你公然地吟咏饭饱酒足。
生命啊，要把他留住！生命就是征战。

腿骨的环节残酷无情，
铁锈就要把骨头钻透！
生命便是利刃，热爱一切的生命
正在刀刃上跳舞。
　　　　　　　它等待利刃已久！

1924 年 12 月 28 日

鬓角已经银灰，
战士进入备战，
——蓝天啊！——我像大海一样染上你的色彩，
犹如对每一个音缀——
对着神秘的流盼
我转过身来，
我整理一番穿戴。

西徐亚人爱好对着射击，
鞭笞派教徒喜欢赞美基督的舞蹈，
——大海啊！——我像蓝天一样敢跳进你的里面。
犹如听到每一诗句——
听到神秘的口哨，
我便停在路边，
我心情紧张不安。

每一行里都有停顿！
每一个句点里都有珍宝。
——眸子啊，——我像光线一样分层射入你的里面，

我活跃兴奋。
按着吉他的音调
我用思念把自己重调一番，
我重新加以改变。

不是在鸡鸭的窝巢，
而是在天鹅毛里办婚事！
婚姻各有不同，有的不在一起！
像对着电报符号——
对神秘的暗示
眉宇在战栗——
你是否疑虑？

不需要清淡的荣誉的茶——
我的灵魂很坚强。
我拥有不少的财产！
在你的指示之下——
一如上帝赐予的稻粮，
我的场已经打完，
我迷而知返。

1925 年 1 月 22 日

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
还有那村妇歇息纳凉的田畴……
朋友啊，我的窗外淫雨霏霏，
不幸和遐想充塞我的心头……

你沉浸在淫雨和不幸的曲调中，
犹如荷马为六韵脚诗歌而忘情。
把手伸给我吧——但要待到来世！
在这里呀——我的双手腾不出空。

1925 年 5 月 7 日
弗申诺雷[①]

① 捷克布拉格近郊的一个村子。

赞美啊，静一静！
不要砰的一声
把门关上，光荣！
书桌一角——曲肱。

忙乱啊，停一停！
心儿啊，也要安宁！
抵额头——曲肱。
思考——曲肱。

少年——说爱谈情，
老年——火烤得暖烘烘，
已经没有——活头了，
无处消磨残生。

哪怕有一个窝棚——
只要无人惊动！
水龙头——哗哗流水，
桌椅——吱嘎作声，

众人谈笑风生——
只要饭进口中，
而且“美味可口”，
便都感激涕零。

远亲同近邻啊，
假如你们了解真情，
对我自己的头脑，
我深深表示同情——

犹如上帝落入匪帮手中！
草原是单人牢房——
天堂——这地方
人们却**不许**出声！

渔色之徒——畜生——
小铺老板——一脉相通！
有谁若是能够——
为了让我清宁

（不是假以时日，
时日已经屈指可数！）
给我四壁一栋，——

那他就是上帝活在我心中！

1926 年 1 月 26 日

巴黎

〈悼念谢尔盖·叶赛宁〉

……活得短暂的人——并非需要怜恤，
贡献少的人——并非值得悲哀，——
生在我们时代的人——活得丰富多彩，
贡献出诗歌的人——贡献出了一切。

1926 年 1 月

松　　明

埃菲尔铁塔[①]——近在咫尺！
来呀，让我们拾级而上。
可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士，
若我说，整天看到这般的景象——

你们的巴黎让我们觉得总是
那么枯燥乏味、也不富丽堂皇。
“我的俄罗斯呀，俄罗斯，
你为什么燃烧得那样明亮？”[②]

1931 年 6 月

① 埃菲尔铁塔在巴黎。诗人笔记中 1933 年有一条注释：“塔鲁萨……科克杰别里……这才是我心灵的所在。请沿着这些地方采集吧。在巴黎（我客居了八年）我连影子也不会留下。”

② 最后两行诗是据下边的两行俄罗斯民歌改写的：“小松明呀，白桦树的小松明，你为什么呀，小松明，燃烧得这样冥蒙？”

诗人与沙皇①

1

沙皇们的
彼岸的大厅。
——这大厅莫不是
坚硬的大理石建成?

王公的披肩②好不威风——
全身上下披金挂银
——普希金的荣誉的
可鄙的保护人。

他把作者诋毁,
把手稿剪得百孔千疮③。
他是波兰国土的

① 《诗人与沙皇》为组诗《致普希金的诗》中的两首。
② 王公的披肩指莫斯科王公们在举行盛典时穿戴的东西。
③ 1826 年普希金从流放中回来以后,尼古拉一世特殊开恩,亲自审查普希金的作品。

凶残的肉商[1]。

要机警地注视!
不要忘了——
杀死歌手的[2]是
沙皇尼古拉
一世。

2

不，当我们为宗师下葬的时候，
在乱哄哄的人群面前擂起了鼓[3]——
但听那表示敬意的声音对着死去的歌手
断断续续地从沙皇的牙缝里挤出。

对于最亲密的朋友，如此的尊敬
大可不必。从右边，从左边，
在床头，在床尾——身体笔挺——

---

① 尼古拉一世曾残酷地镇压 1831 年波兰起义。

② 1931 年 6 月 27 日草稿本中记载:“唯一应当推倒的纪念像就是尼古拉一世，杀害普希金的凶手的纪念像。或者，为了保留克洛特的作品而题上:‘专制制度为杀害普希金的凶手而竖立的纪念像’。”

③ 这行诗是茨维塔耶娃据爱尔兰诗人 C. 伍尔夫的《在英国将军约翰·穆尔爵士安葬式上》的诗句改写的。

尽是宪兵的胸脯和嘴脸。①

难道不足为奇——就连在灵床安息的时刻，
都得永远做一个受监视的儿童？
这种尊敬好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
是够受尊敬的——而且过于尊敬！

看吧，全国都说，不管传闻怎样，
君主对诗人关怀不倦！
尊敬——尊敬——尊敬——无上
尊敬——尊敬——到了极点！

对谁才这样——不正如众窃贼
为一个被枪打死的窃贼出丧？②

---

① 据诗人的同时代友人们回忆："在预定送葬之夜的前一天，在十来个普希金的亲友聚集以便向他最后告别的房间里，在我们大家所在的小小客厅里，却出现了一整团的宪兵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灵柩边旁聚集的大多数不是朋友们，而是宪兵们。"（维亚泽姆斯基）"在十二时，即夜半，出殡时，出现了宪兵、警察、密探，——总共有十几头，而我们不过几个人！"（屠格涅夫）

② 据茹科夫斯基回忆："原定做安魂祈祷的教堂变更了，遗体是在深夜移到那里去的，而且相当秘密，简直使人吃惊，没有火把，几乎没有向导，移送遗体时，普希金的最亲密的朋友不超过十个，而宪兵们却挤满了为死者做祈祷的小房间，我们被包围了，可以说，我们是在监视下把遗体送到教堂去的。"

是背信者？不是。从穿堂院①突围，
为俄罗斯的最聪明的大丈夫②送葬。

1931 年 7 月 19 日

默登③

① 据同时代人回忆，当时来到普希金的宅邸的人们，“要通过一个又窄又脏的楼梯……前厅的门锁着，要从门房的一个高 1.5 俄尺的窄小的门进进出出”。
② 1826 年 9 月 8 日尼古拉一世在召见从流放中归来的普希金后，在宫廷中宣称，他“同俄罗斯的最聪明的人”谈过话。
③ 巴黎近郊一小镇。

接　骨　木

接骨木覆盖了庭园！
接骨木一片碧绿晶莹！
碧绿胜过木桶上的苔藓，
碧绿意味着开始了夏令！
直到白昼穷尽——满天碧蓝！
接骨木碧绿胜过我的眼睛！

然后，像罗斯托普钦[①]的营火，
一夜之间，因为那气泡的颤音，
接骨木一下子便红肿了眼窝！
碧空啊　接骨木的遍体的麻疹，
无论在什么季节，它那猩红色
都要比你身躯上的麻疹更深——

一直延续到冬天，一直到冬天！
你那小小的果实竟然培植出

① 费·瓦·罗斯托普钦（1763—1826），1812 年莫斯科的总指挥，传说拿破仑占领莫斯科时是他提议放火烧城的。

如此美的颜色，比毒药还新鲜！
那大红布、火漆同凄楚的混合物，
那小小的珊瑚的项链的光艳，
那干裂后流出的鲜血的气味腥苦！

接骨木痛苦万般，万般痛苦！
接骨木覆盖了庭园——庭园挂满
如鲜血充满青春，如鲜血纯洁浑朴，
如鲜血红火的果实一串又一串，——
那心儿的鲜血——你的，我的——
所有鲜血当中最是夺目鲜艳……

然后——果实如浑然天成的瀑布，
然后——接骨木变得阴暗沉重，
生出一种李子般的东西，黏黏糊糊。
在像小提琴一样呻吟的栅栏上空，
在那空空荡荡的房屋的近处，——
只有那接骨木树丛孤苦伶仃……

接骨木啊接骨木，为了你那项链，
我已经失掉理智，变得癫癫疯疯！
还给格鲁吉亚人高加索，还给红胡子草原，
还给我窗下我的那片接骨木树丛！
我不要一切的**艺术宫殿**，

我只要这片接骨木树丛……

我的祖国的新的住户！
为了你这接骨木的果实——
我童年的红艳艳的渴慕，
为了这树木也为了这个词——
我的眸子自幼看惯的有毒的接骨木……
（每天夜晚——直到今日……）

接骨木是那样的血红，血红！
接骨木的魔爪抓住了整个乡土——
我的童年在你的摆布之中。
在你同我之间，接骨木，
有一种像犯罪一般的激情。
我很想把接骨木称呼
为时代的通病……

1931 年 9 月 11 日－1935 年 5 月 21 日

给儿子的诗

1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值得留恋——
去吧，我的儿子，回到祖国，回到自己的家园——
它与一切家园迥然相反！
返回到那里去——就是向前
迈进，——尤其是对你来说，
因为罗期你还不曾看见，

我的孩子……我的？是她的——
孩子！他像春草一般葱葱郁郁，——
那春草渐渐地湮没了往昔。
我难道要用颤抖的手掌
把那化为灰尘的泥土
捧到孩子的摇篮里去，——
“罗斯就是这抔灰烬，你要向它膜拜顶礼！”

因为你没有经受过那种种遭遇——
去吧——一双双眼睛注视着那里！

全世界的——眼睛，整个地球的——
眼睛，——还有你那双碧蓝碧蓝的
眼睛——我从那里面照见了自己——
从那双凝望着罗斯的眼睛里。

我们不要相信那些鬼话连篇！——
什么俄罗斯属于我们，罗期属于祖先，
属于你们这些山顶洞的启蒙者的
是发出紧急呼救的苏联，——
而那漆黑的夜空里的呼救
与SOS①相比更要火急十万。

祖国不会把**我们**召唤！
去吧，我的儿子，回家去吧——勇往直前——
离开我们——回到**自己的**世纪，回到**自己的**时代，
　回到**自己的**家园！
回到你们的——**俄罗斯**去，回到大众的——俄罗斯
　去，
回到**我们**时代的——祖国去！回到**现今**时代的——
　祖国去！
回到奔向火星的——祖国去！回到没有我们的——
　祖国去！

1932年1月

① “SOS”：英文“紧急求救信号”。

2

我们的良心不是你们的良心！
算了吧！——何苦呢！——把一切忘却，
孩子们，自己去创作自己的故事——
写自己的激情，写自己的岁月。

罗德的盐的家庭[①]——
就是你们的家庭的影集！
孩子们！你们自己去清算吧——
同那被诬为所多玛[②]的城邑。

同自己的弟兄不曾发生争吵——
这才是你的事情，鬈发的少年！
你们的家园，你们的世纪，你们的日子，
　你们的时辰，
我们的罪孽，我们的苦难，我们的愤怒，
　我们的争辩。

①② 据圣经神话传说，所多玛和娥摩拉两座城市因居民罪孽深重被天火毁灭；主垂念万国之父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派天使将他和他的家属救出。在离开所多玛时，罗德妻子违犯禁令，回头一看，因而变成了一根盐柱。所多玛和娥摩拉两城被喻为“混乱不堪”、‘罪恶深重”。

你们生来就被罩上了
一件孤儿的披肩——
不要去追荐那
你们不曾居住过的伊甸园！

不要去追荐那禁果——连形状
你们都不曾看见！你们可知道：
是盲人引导你们去祭奠人民——
人民食用面包并且把面包

给了你们，——尽快地
从默登回到库班去。
我们的争吵不是你们的争吵！
孩子们！你们自己去开辟

自己的岁月的战役。

1932 年 1 月

3

你不会成为青年辈里
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更不会有害！
你不会成为冥顽不化的皇帝，

也不会，不客气说，成为运动员般的蠢笨脑袋。

不会成为盲人连路都不识，
不会净在船舱上游手好闲，
不会成为上下两排义齿——
只知道咀嚼吞咽，

把这当成唯一的目的。
因为——把任何缝隙穿过——
我都同我的强烈的风在一起！
你不会成为一个资产者。

你不会成为法兰西的雄鸡①，
把尾巴在罐头里贮存，
你不会成为委靡的未婚夫婿——
给一个白发苍苍的美国女人，——

不，如纸上列出的人当中，
你不会成为任何一个人，
他们只能够落得个笑柄，
他们只能得到父辈们

① 法兰西的雄鸡是法国民族象征之一。

义愤填膺的呼唤!
有黑土的负荷在身——
我来自天平的那一边!
你不会成为法兰西人。

然而你也不会成为我们辈里
任何一个人——他们让子孙懊恼!
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上帝……
你不会成为那样的人——我敢担保——

像用唧筒一样,我把罗斯
汲取——把你浇灌!
上帝看得见——我对上帝发誓!——
你不会成为自己的祖国的

渣滓。

1932 年 1 月 22 日

祖　　国

啊，语言真是令人难以琢磨！
其实看来很平常——你要晓得，
早在我之前庄稼汉就歌唱过，——
“俄罗斯啊，我的祖国！”

然而，甚至从那卡卢加①山冈，
她都在向我炫惑——
那远方——那远在天边的沃壤！
那异乡，我的祖国！

那远方，犹如痛苦，亘古承接，
祖国就像我的遭际一般，
八千里路云和月，
天南海北，整个的她装在我心间！

那远方，使我觉得咫尺有如天涯，
那远方，从八方四面，直到天边的星光，

① 指塔鲁萨，奥卡河上的一个小镇，茨维塔耶娃自幼便爱上这里的自然景色，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

要把我召回，对我喊话——
“回来吧，回到家乡！”

我不是白白地让孩子们眷恋
那远方——它比海水还要湛蓝。

你啊！我就是断了这只手臂，——
哪怕一双！我也要用嘴唇着墨
写在断头台上：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
我的骄傲啊，我的祖国！

1932 年 5 月 12 日

书　　桌

1

我的忠实的书桌！
谢谢你同我一起跋涉——
跋涉了整个路程。
像护理伤疤，保护着我。

我的驮马一般的书桌！
谢谢你虽然负着重驮，
四条腿却不曾打弯，谢谢你——
永不歇息把幻想的重担负荷。

你是最威严的铠甲上的护心镜！
谢谢你毅然地在那里横卧——
（你是世俗的诱惑的门槛）
阻挡着一切欢娱快乐，

抵御着一切卑鄙龌龊！
你是柞木制成的枪捌——

对准充满仇恨的狮子，
受辱的大象——一切的一切猛戳。

我那活活地断送了一切的薄板[1]！
谢谢你一天天成长起来，陪着我，
随着案头工作的进展，
你变得高大而又宽阔，

你大大地展宽了，开拓得如此广阔——
以至于咧开了你那张大嘴，
伸延到了桌子的边沿……
像淹没了海滩一样把我淹没！

你差点儿让人们待在你身边不走——
谢谢你终于得到了解脱！
像波斯国王捉拿逃亡的女子，
条条道路上你都能把我抓获！

“回来吧，回到椅子上落座！”
谢谢你对我的监督和鞭策。
像魔法师把梦游者召回，

① 在 1933 年稿本中有这样的记载：“对于我的许多欢乐来讲，它（书桌）早已经成了灵床。”

你使我摆脱了过眼烟云的享乐。

书桌呀，你把一道道战斗的砍伤
垒成了一摞摞光芒闪烁的书册——
我的事业的文卷啊！
嫣红姹紫，满园春色！

你是苦行僧的宝塔，嘴的闸口——
你是我的广阔的天地、我的宝座，
火柱为潮涌般的以色列人群引路[①]，
你就是照亮我的道路的一把火！

书桌的边沿啊，祝你幸福快乐——
你身受额头、臂肘、膝盖的消磨，
可是像锋利的钢锯一样，
却也把我的胸口侵割！

1933 年 7 月

---

① 据圣经故事传说，神为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带领妇女孩子不计在内的男丁约六十万人离开埃及，日间用一朵柱形的云，指示他们的旅程，夜间又用一条火柱，照着他们的路。(《圣经 · 出埃及记》12、13)

2

比爱情更坚贞——
三十年的结缘。
我熟悉你的每一道皱纹，
一如你对我的皱纹的熟谙。

难道不是你使我的皱纹增添？
你吞噬了纸张一卷又一卷，
你指教我：没有什么明日，
有的只是——今天。

无论是金钱，还是寄来的信函，
都被桌子丢到了一边！
你反复嘱咐：今日——
是每一行诗的最后期限。

你威胁我说：不要用几只杯盘
来报答造物主的恩典，
明天，我这个蠢笨的女子，
会在你身上把性命捐献！

1933 年 7 月 17 日

3

我的忠实的书桌!
谢谢把一棵树干给予了我,
让它变成了一张书桌,
可它依然是株绿树——生气勃勃!

嫩叶在眉梢上方婆娑,
树皮呈现着一片春色,
树脂泪珠儿一般闪烁,
树根扎进大地的心窝!

1933 年 7 月 17 日

我剖开了血管——

不可遏止地，无法挽回地，生命在汩汩地喷薄。

快把钵子盘子端来放在下面！

任何盘子都显得太小，

任何钵子都显得太浅。

　　　　　　　　　　溢出边缘——

径直地流进黝黑的土壤，把芦苇润泽。

一去不复返地，不可遏止地，

无法挽回地，诗歌在汩汩地喷射。

1934 年 1 月 6 日

花楸果树，
一大清早儿，
惨遭根诛。
花楸果树——
你那命数，
真够寒苦。
花楸果树——
灰蒙蒙一片，
漫山遍布。
花楸果树！
俄罗斯的
命数。

1934 年

乡愁啊！这早就已经
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

提着粗糙的篮子回家，
在什么样的石头路上踽踽而行，
而且那家已经无法说明是我的，
它已经成了军医院或者兵营。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什么人中间像被捕获的狮子一样警醒，
从什么样的人群里
必然地被排挤出来复返到自身之中，

复返到自己的个人的感情之中。
像一只离开冰天雪地的堪察加[①]熊，

① 位于苏联亚洲部分东北部的一个半岛，濒临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

在哪儿都住不下去（我也不想挣扎!）
在哪儿低三下四——对我全然相同。

就连祖国的语言，还有它那
乳白色的召唤都没能使我陶醉，
究竟因操何种语言而不为路人
理解——对我全然无所谓!

（我不为读者所迷惑，那报纸堆里的
蠹虫，那传播流言蜚语的俗流……）
他是二十世纪的人，
而我却属于万代千秋!

那像感觉迟钝的人一样木讷的，
从林荫路上残留下来的东西，
所有的人我都无所谓，一切我都无所谓，
而比什么都无所谓的，或许，

莫过于最亲切的往事。
我身上的所有标志，所有的特征，
所有的岁月——顿时消失，——
那在什么地方——诞生的魂灵。

然而我的家乡却不能把我保护，

以至于那最机敏的包打听
对我的整个心灵了解得一清二楚!
可他要想找到胎痣那却万万不可能!

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对我都无足
　轻重，
一切我都无所谓，一切我都不在乎。
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现树丛，
特别是那——花楸果树……

1934 年 5 月①

① 这首诗的许多版本都只有年代而无月份，“5 月”是据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藏手稿补上的。

报纸的读者

地下的蛇妖在爬行，
在爬行，把人们驮送。
而且每个人都带着一份
自己的报纸（带着湿疹——
自己的）反刍的抽搐，
报纸的骨疽。
地板蜡的咀嚼者，
报纸的读者。

读者是什么人？老头儿？竞技运动员？
士兵？——没有线条，没有脸，
没有年龄。是骨头架子——既然是
没有脸——是一张报纸！
报纸笼罩着整个巴黎——
从头顶到肚脐。
算了吧，少女！
你生养一个
报纸的读者。

他们灌得酩酊——“跟姐妹同居”——
大醉——“杀死了父亲!”——
灌得酩酊大醉——因为空虚
他们喝得醉醺醺。

是什么等待着这些老爷——
是黎明还是日没?
空虚的饕餮,
报纸的读者!

报纸的读者——读吧,诬陷的读者,
报纸的读者——读吧,贪赃的读者,
没有一栏——不是谣诼,
没有一段——不是龌龊……

啊,你们将要接受最后审判——
拿着什么——在公众面前出现!
时间充裕的家伙,
报纸的读者!

他走了!不见了!已经消逝!——
母亲的恐惧早已过时。
母亲啊!谷登堡①的印刷机

① 谷登堡(约 1394－1400 间－1468),德国人,研究出金属活字版以及用压印原理制成木质印刷机械代替手工印刷。

比贝特霍尔德[①]的灰烬更恐惧！

莫如把他们送进坟山，
与其送进溃脓的医院，——
那些疮痂的搔痒者，
那些报纸的读者！

谁让我们的儿女们堕落——
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刻？
那些血液的搅拌者，
那些报纸的写作者！

瞧吧，朋友，当我手握着诗稿，
在魔鬼般的日报
编辑的面前——
没有地方比这里更空闲！——

那就是说——在非人面前
站立的那一瞬间
所想到的东西，
远比这些诗句

① 贝特霍尔德（黑皮肤的人），德国修士，炼丹术士，可能发现过火药（约1313）。

巴黎近郊小镇。

更要强而有力！

1935 年 11 月 1－15 日

范弗[1]

① 巴黎近郊小镇。

给一个孤儿的诗

路上走来一个小家伙，
坐在那里浑身打颤。
路上走来一个老太婆，
对这个孤儿深表爱怜……

1

高山上寒冰的皇冠——
只对易朽的人才是紧箍咒。
我今天要把它压扁，
分个头缝给那城堡①的石头。

我今天在条条大路上
已把青松的身躯超过。
我今天带来了郁金香——
就像揪着小孩的下颏。

1936 年 8 月 16—17 日

① 指中世纪阿尔辛城堡，后改为旅馆，1936 年夏茨维塔耶娃曾多次前来这里探望下榻于此的友人们。

2

我拥抱你——用高山的视野，
用悬岩的大理石的桂冠。
（我用聊天来使你奋跃——
让你呼吸得轻松，睡得香甜。）

用封建主的城堡两侧石屏[1]，
用常春藤的皮毛般的手——
你可知道——那拥抱着石墙的常春藤
有一百零四只手臂和溪流？

然而我不是金银花，也不是常春藤！
就连手臂使我感到亲切的你，
也不会被砸扁，而被赋予自由驰骋——
驰骋于我的思想的一切领域！

---

① 茨维塔耶娃在1936年8月11日致施泰格尔的信中说：“我现在觉得自己是自己的城堡，您住在这里。空空荡荡，巨大的，**平安无事**的，并且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您——但是这种包围是那般的宽阔——因此里边要多少地方都有，而且您可以到处行走，没有查禁的房间——而且在这一切之上有一个巨大的空空荡荡的回音响亮的阁楼，修有哥特式船形拱顶——其上还有一个拱顶——而在最顶上是铜钟。”

关于这座城堡，见前一首诗的注①。

……用花坛的圆圈，用水井的圆环
——石头落入井里就会万劫不复！
用孤寂生活的互相隐瞒，
用我的完全的伶仃孤苦！

（因而银色的发丝不是一绺
编入我的淡褐色的发毛！）
……还要用水分两路的河流——
为了创造一个岛子，好来拥抱。

用整个萨瓦和整个皮埃蒙，
并且——稍稍折弯脊梁——
我拥抱你——用蔚蓝色天穹，
还要用我的一双臂膀！

1936年8月21—24日

当我瞧着那飞舞的树叶
飘落在鹅卵石的路面，
好像被画家的彩笔扫掠，
他终于把这幅画画完，

我思忖着（任谁也都不再叹赏
我那沉思的样子和我那姿态[1]），
树顶上有一片叶子明显枯黄，
尽是铁锈色的斑点——被人忘怀。

1936 年 10 月 20 日

[1] 这行诗是据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1817—1875）的短诗《在喧闹的舞会当中，偶然地……》诗句改写的。茨维塔耶娃大概很喜爱这首诗以及柴可夫斯基为这首诗谱写的浪漫曲，曾多次引用其中的诗句。

一如你睁大双眼望着蓝天
大叫一声——大雷雨就在瞬间！

一如你向过路人瞥一眼
大叫一声——爱情就在面前！

透过冷漠而乏味的苔藓
我也大叫一声——有了诗篇！

1936年

致捷克的诗章

九　　月

1

这地方富饶而又宽广。
只有一件事令人悲哀——
捷克人没有海洋。
捷克人面前出现了泪海——

他们不需要食盐！
盐的贮量够用很久！
奴役的三百年，
二十年的自由[1]。

---

[1] 自 1620 年起，亦即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起义被镇压后，捷克丧失了民族独立，直到 1918 年止，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1918 年 10 月建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11 月宣布为共和国，存在到 1938 年 9 月。1939 年 3 月，斯洛伐克另立国家，而在捷克土地上则建立了德国保护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不是游手好闲的、鸟儿般的自由——
而是上帝赐给的、属于人的自由。
一个民族的
平和的田畴——

二十年的雄伟壮丽，
二十年讲着各种方言。
三百年的奴役，
自由的二十年——

属于人人。二十年乐业安居——
属于人人。二十年科学和搏斗——
属于人人。二十年劳动属于——
每一个人，只要有两只手。

在学校和田地——
看啊——幼苗何等烂漫！
三百年的奴役，
自由的二十年。

捷克的客人[①]啊，

① 20 年代初，由于苏联革命，许多文艺界人士移居捷克斯洛伐克，其中包括茨维塔耶娃。

请你们作证，大家一起，——
播种了——用满把的种子，
建成了——用全部的荣誉。

两个十年啊（况且
不是整整二十个春秋!）
没有什么地方，在这世界
能这样放开思想和歌喉。

由于痛苦而显得阴郁，
伏尔塔瓦[①]河水呜咽悲酸——
三百年的奴役，
自由的二十年。

我的故乡，我的捷克天堂，
你像一只雄鹰安安静静
坐在耸入云霄的悬崖上——
你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被割掉了——群山，
被调走了——河流……
……奴役的三百年

① 伏尔塔瓦河的两岸座落着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

二十年的自由。

村村镇镇把幸福编织——
五光十色，柳绿花红。
捷克的双尾雄狮[1]，
你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一群狐狸战胜了
森林的领袖!
三百年的奴役，
二十年的自由!

听吧，森林的每一棵树木，
伏尔塔瓦河，你也要倾听!
狮子在吟诗，充满了愤怒，
啊，伏尔塔瓦河——光荣!

你的全部的灾难
转瞬即逝——不会长久!
过了奴役的夜晚，
便是自由的白昼!

1938 年 11 月 12 日

[1] 双尾雄狮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徽图案的一部分。

2

群山是野牛出没的佳境!
黑魆魆的森林,
山谷在水中倒映,
群峰高耸入云。

这地方最舒畅自由,
这地方最富饶丰满,
这些高山和小丘
是我儿子的家园[①]。

山谷是鹿群的牧场,
野兽不会受到虚惊——
农舍有屋顶遮阳,
而在莽莽的森林中,

不论你在哪里转悠,
也不会遇到一支枪[②]。
这些山谷和溪流
是我儿子的故乡。

---

① 参见注释部分《给儿子的诗》。
② 20 年代茨维塔耶娃在捷克斯洛伐克侨居时,森林是禁猎区。

我在这里把儿子养育，
而流逝的是光阴？
是潺潺小溪？或许
是雪一般白的鹅群？

……醋栗果正在庆贺
充满喜悦的夏天。
这些草屋和茅舍
是我儿子的家园。

投生来到这尘世，
就是投生到了天堂，
上帝创造了波希米亚，同时
赞不绝口："多么美好的地方！"

"一切礼物都是大自然赐予，
全都算上——一样不少！
同我儿子的家园[1]相比，
更加美丽富饶！"

捷克的地下——

① 指耶稣诞生的地方。

是溪流和矿藏的联姻！
上帝创造了波希米亚，
又啧啧称羡："多么美好的作品！"

在我儿子的家园，
万物一应俱全，
只是没有一个人
没有爱国之心。

谁若是霸占了宁静的乐园，
连同野兔和扁角鹿，
还有野鸡的羽毛斑斓……
他们就该受到咒诅！

谁若是出卖了世代居住的故土，
让人们丧失了祖国！
他们就实在可恶，
他们永世不得宽赦！

我的家邦，我的被匆匆全部
出卖了的家邦——连同走兽飞禽，
连同奇妙的菜圃，
连同那山岩嶙峋，

连同各族人民，——
他们丧失了栖身之所[1]，
在田地里呻吟：
“祖国啊！我的祖国！”

波希米亚！上帝创造的！
你不要直挺挺地躺着不动！
上帝过去乐于给予，
今后依旧乐于馈赠！

你的所有的儿女们
举起手来宣誓——
为了丧失祖国的人们，
为了他们的家乡而赴死！

1939年11月12—19日

3

地图上有一个地方——
你看上它一看——就会怒火中烧！
每一座小小的村庄

[1] 捷斯科娃于1938年9月4日在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写道：“为那些从自己的家园里被赶出来的可怜的人们而感到十分痛苦……”

都在深重的苦难中备受煎熬。

像一把斧头，边境的界桩
把这块国土割裂。
世界的机体上出现一块毒疮——
它会吞噬掉一切！

从门廊到山鹰的巢栖——
到秀丽如画的山峦——
方圆几千公里
沦陷中的江山——

是一块毒疮。
　　　　　捷克人躺下休息——
他被活活的葬埋。
各民族的胸膛里
有一块创伤——我们的人被杀害！

只有那个地方才能称作
兄弟之邦——泪如泉涌！
为肮脏的勾当庆贺吧，脑满肠肥的家伙！
这肮脏的勾当已经得逞。

脑满肠肥的家伙，你该向犹大致敬！

而我们却怒气冲天——
那是我们的光荣——
地图上有个地方荒无人烟。

1938年11月19—22日

4. 一名军官

“在捷克苏台德地区森林稠密的国境线上，一名带领二十个士兵的军官，把士兵留在林中，独自跑到大路上，开始向逼近的德国鬼子射击。其下落不明。”

——引自1938年报章

捷克林海——
最最森然。
话说——九百
三十八年。

“何月何日？”回声激荡山巅——
“德国鬼子进犯捷克的那一天！”

森林——微微泛红，
天色——呈现灰蓝。
二十个士兵
和一名军官。

前额凸起，脸盘儿圆圆，
一名军官守卫着国境线。

到处是我的森林，
到处是我的灌木，
到处是我的房屋，
是我的——这房屋。

我决不会交出森林，
我决不会交出房屋，
我决不会交出家园，
我决不会交出寸土！

树叶儿晦暝。
心儿一阵慌恐——
是普鲁士人的脚步声？
抑是心儿跳动？

别了，我的森林！
别了，我的时光！
别了，我的家乡！
是我的——这家乡！

即使整个儿家乡
遭到敌人的践蹂！
我也决不会交出
脚下的一块石头！

皮靴声橐橐。
“德国鬼子！”树叶儿说。
钢铁声隆隆。
“德国鬼子！”整个森林说。

‘德国鬼子！”群峰
和洞穴隆隆声响。
他留下了士兵。
军官——匹马单枪，

钻出小树林——他矫若游龙，冷不防
扑向大部队——举着一支左轮手枪！

枪声噼啪鸣放。
整个儿森林噼啪山响！
森林——掌声雷鸣！
整个儿——掌声滚动！

只要枪弹还在向德国鬼子扫射，——

整个儿森林都在向他鼓掌致贺！

针叶、簇叶，
槭树、松树，
整个儿一片
茂密的林木——

都在传递
大好消息——
得救了啊，
捷克的荣誉！

这就是说——国家
压根儿不会投降，
这就是说——战斗
终于——打响！

“万岁，我的家园！”
“德国佬，你狗胆包天！”
……二十个士兵。
一名军官。

1938年10月—1939年4月17日

三　　月

1.（摇篮曲）

很久以前，梦魇
哼哼着催眠曲，走遍村村落落——
“睡吧，乖乖！要么
把你交给凶狠的鞑靼屠伯！”

不管夜色漆黑，还是月光清澈，
睡梦沿着图林根[①]山冈哼着儿歌——
“睡吧！日尔曼人！要么
把你交给瘸腿的匈奴恶魔！”

如今，催眠曲荡漾波希米亚全国，
回旋在她的各个角落——
“睡吧，波希米亚人！要么
把你交给德国猪猡希特勒！”

1939 年 3 月 28 日

① 德国历史上的一个省，5 世纪时曾受到匈奴侵袭。

2. 残垣断壁

袭击瓦茨拉夫的城池[①]的家伙——
就像野火把春草吞没，——

赏玩波希米亚雕塑[②]之徒！——
就像灰烬掩埋了房屋，

就像暴风雷把界碑席卷……
捷克人！请告诉我——伊甸园

剩下了什么？——残垣断壁。
就像瘟疫使墓地欢娱！

袭击瓦茨拉夫的城池的家伙——
就像野火把春草吞没，

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的人——

① “瓦茨拉夫的城池”指布拉格。圣瓦茨拉夫公爵（约 908—929）被认为是捷克和她的首都的庇护人。布拉格的中心广场被称为瓦茨拉夫广场。

② 捷克斯洛伐克很久以来便以从事琢磨玻璃和天然水晶的能工巧匠而闻名。

就像洪水正在向窗下逼近。

就像灰烬掩埋了房屋……
桥梁和广场的上空在哀哭——

那是双尾雄狮在啜泣……
就像瘟疫使墓地欢娱！

袭击瓦茨拉夫的城池的家伙——
就像野火把春草吞没，

毫不胆战心惊掐死人的歹徒——
就像灰烬掩埋了房屋。

起来响应吧，活着的人们！
布拉格比庞贝还要死气沉沉——

我们徒然地把脚步、声音寻觅……
就像瘟疫使墓地欢娱！

1939 年 3 月 29－30 日

3. 鼓声

在波希米亚的各个城市中，
鼓声为什么唠叨个不停?
“放弃——放弃——放弃
边境——不顾声名，边境——不必交锋。”
在思索——思索——思索的
灰溜溜的灰烬下面——前额微倾……
“咚!
咚!
咚!”

在波希米亚的各个城市里，
或许那不是鼓声
（是群山在怨怒？是岩石在低语？）
而在被镇压的捷克人的心中
愤——怒
一如霹雳:
“我的
家园
在哪里？”[①]

---

① 捷克国歌开头的一句。

在各个死去的城市中
鼓声在发号施令：
“乌鸦！乌鸦！乌鸦
出现在赫拉德恰尼宫！”①
像镶入镜框，镶入覆满冰凌花的窗棂——
（咚！咚！咚！）
枭雄！②
枭雄！
枭雄！

1939年3月30日

4. 致德意志

青翠的群山环峙，
啊，你这位美妙绝伦的处子——
德意志！
德意志！
德意志！
可耻！

① 赫拉德恰尼古堡为捷克总统府。
② 指希特勒从赫拉德恰尼古堡窗口了望被占领的布拉格的照片：这张照片曾登载在法国的报纸上，茨维塔耶娃将其剪下作为资料保存起来。

你这星星的灵魂[①]，
侵吞了半张地图！
从前——你用童话迷惑人们，
如今——开着坦克长驱直入。

在捷克农妇的面前——
你是否垂下了眼睑？
当你驾着坦克隆隆轧过
她寄予希望的麦田。

面对这个小小的国度，
面对她那深重的痛苦——
德意志人啊，德意志的子孙，
你们的心中有何感触？

啊，狂妄的木乃伊！
啊，妄图称霸称王！
你耗尽了精力，
德意志啊！
你在制造

---

① 对“你这星星的灵魂”这句诗一种解释说，在中世纪的精灵论中，星星的精灵是火的精灵，陨落的天使；另一说认为，此句是“超凡脱俗的灵魂”之意，即把德意志看作是浪漫主义的故乡。

疯狂，
疯狂！

一个力大无穷的人，
一定能战胜蟒蛇缠身！
祝你健康，摩拉维亚！
斯洛伐克，**愿你一展斯洛伐克魂**！

转入水晶的地下①，
你要准备好还击——
波希米亚！
波希米亚！
波希米亚！
向你致意！

1939 年 4 月 9－10 日

5. 三月

一本地图集好像一副扑克②，
整副牌都被重新洗过③！
每年三月都有热闹看——

---

① 捷克斯洛伐克开采并加工水晶矿石。
②③ “扑克”的原文另一个意思是“地图”；“重新洗过”也可作“重新安排”解释。这里都是双关语。

“祝贺伸延边界，增加新的份额[1]！”

太沉重了啊——三月的代役租——
土地——山脉——
嘿，赌徒！
嘿，牌桌！

手里握着满把的王牌——
一些虽然有勋章佩戴
却没有头脑的国王[2]，
一些狡猾的奴才[3]。

“我既要肥肉，我也要骸骨！”
就是这般赌法——那些老虎！
全世界都将记住
三月的牌赌。

---

① 1938 年 3 月法西斯德国并吞了奥地利，1939 年 3 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② 此句诗可能指英国国王乔治六世（1895－1952），在他在位期间，首相张伯伦（1869－1940）同希特勒签订了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执行纵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

③ “奴才”一词原文另一个意思是扑克牌中的“杰克”，这里是双关语。

当作自己的王牌，
拿欧洲地图来赌钱。
（让赫拉德恰尼山
变成塔尔珀伊亚悬岩①！）

残暴的行径没有碰着
枪弹——布拉格的鄙薄。
布拉格算老几！维也纳又算什么！
豁出去了——直捣莫斯科！

倾注着捷克的暴雨，
还有布拉格的仇恨切齿。
“元首，你要切记，切记，
切记三月望日②！

1939 年 4 月 22 日

① 指罗马卡皮利丘悬岩，古代称为塔尔珀伊亚悬岩，古罗马时代将判死刑的人从此悬岩上抛下去。

② 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三月望日”）这一天，凯尤斯·恺撒（前 100－前 44）被暗杀。

据茨维塔耶娃的稿本中记载：“‘一本地图集好像一副扑克……’一诗中必须加进去：‘三月的牌赌’与‘三月望日’呼应：‘元首，你要切记，切记，切记三月望日……’”

6. 掠取了……

“捷克人走到德国鬼子跟前，
向他们吐口水。”
——见 1939 年 8 月报章

掠夺得既神速，掠夺得又轻便——
掠取了山峦，掠取了矿产，
掠取了钢铁，掠取了煤炭，
掠取了水晶，掠取了锡铅。

掠取了苜蓿，掠取了砂糖，
掠取了西部，掠取了北方，
掠取了禾垛，掠取了蜂箱，
掠取了南部，掠取了东方。

掠取了卡尔斯巴德①，掠取了塔特拉山②，
掠取了腹地，掠取了穷边，
然而比夺走人间天堂更痛苦不堪！——
挑起了战争——夺走了故园。

---

① 捷克斯洛伐克的疗养地。
② 捷克斯洛伐克的山脉。

掠取了子弹，掠取了刀枪，
掠取了情谊，掠取了臂膀……
然而只要还有口水——在口腔——
举国上下也就有了武装！

1939 年 5 月 9 日

7. 森林

你可见过伐木？抡起斧头——叮咚！
橡树一棵接着一棵——齐根削平。
可是刚刚被砍掉——却又复活！
森林——不会绝种。

如同砍伐的森林，俄顷！——
复又变得一片葱茏，
（青苔如同绿色的轻裘！）
捷克人——不会死净。

1939 年 5 月 9 日

8

啊，泪水充盈着眼窝！
愤怒和爱的泪——如雨下！
啊，浸在泪河里的捷克！

浴在血泊里的西班牙[①]！

啊，黑压压的山岑
把全部光明——遮住！
赶紧——赶紧——赶紧
把入场券退还给造物主。[②]

我拒绝——苟且偷安。
我拒绝在豪强
疯人院里——苟延残喘。
我拒绝同广场上

豺狼一起——狂吼。
我拒绝与平原上

---

① 1939年3月西班牙共和国被摧毁，佛朗哥统治时期开始。茨维塔耶娃在信中或笔记中曾多次悲愤地谈到西班牙事件。她曾把西班牙被强制法西斯化称为“把死人的血注入活人的躯体里”。

② “把入场券退还给造物主”：此句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主人公之一伊凡·卡拉马佐夫的一段话的暗喻：无辜者的遭遇，无论是以对折磨者的报复，还是以基督的摩西在人世间的天堂的世界和谐，都不能得到补偿。“和谐被估价得太高了，我出不起那样多的钱来购买入场券。所以我赶紧把入场券退还。只要我是诚实的人，就理应退还，越早越好。我现在正是在这样做。我不是不接受上帝，……只不过是把入场券恭恭敬敬地退还给他罢了。”（第二部第二卷第五章《叛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7页）。

鲨鱼随波逐流——
兴风作浪。

我既不需要耳朵敏锐，
也不需要眼睛洞察一切。
对你的疯狂的社会
回答只有一个——拒绝。

1939 年 3 月 15 日—5 月 11 日

9

不是魔鬼——追逐高僧，
不是痛苦——追逐英才，
不是皑皑高山的雪崩，
不是洪水的泛滥成灾，——

不是野兔——在草丛中守候，
不是森林中熊熊的火海，
不是暴风雨下的白柳，——
追逐元首的是——孚里埃①！

1939 年 5 月 15 日

① 据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孚里埃是罗马的地府精灵，司复仇和良心谴责的女神，同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混成一体。

10. 人民

枪弹也不能使他屈服，
声色也不能惑乱他的心！
我敬仰地一下子停住——
“人民啊！何等的人民！”

人民——如同诗人
是普天之下的代言人，——
就连诗人也敬仰地停止——
“人民啊！这般的人民！”

如果说无论是暴力还是神威
都不能使这样的人民卑躬屈节，——
那么死缠活缠怎能使人民崩颓？
竟然死缠活缠想把花岗岩掳掠！

（他闭门把小石头琢磨[①]，
并且珍藏起光荣的史牒……
石榴石埋藏在你的心窝——
它在燃烧！——在创造着磁铁。）

① 琢磨石头、水晶和玻璃是捷克的传统手工业。

……从自己的胸膛掏出**镭**①来奉献，
是这般的大度慷慨！
这样的人民——在欧洲中间——
难道应当遭到活埋？

上帝啊！假如你也是**这样的**，
你就不要让我所热爱的人民
同着圣像一起安息——
而要同活人一起抖擞精神！

1939年5月20日

11

人民啊，你不会灭亡！
保佑你的是上苍！
他给你石榴石般的心脏，
他给你花岗岩②般的胸膛。

人民啊，愿你昌盛兴旺——

① 茨维塔耶娃赋予“不死的”镭以特殊的意义，并打算为此写一首诗。她在给捷斯科娃的信里说：“请写信告诉我，在您的国家具体来说到底何处产镭？……具体来说，在何处，**在哪一座山里**产镭？我为了写诗急需此情况。一会儿请给我寄一张景观图……”

② “花岗岩”原文另解为“性格坚强的人”，双关语。

像石碑一样坚硬刚强，
像石榴石一样热情奔放，
像水晶石一样纯净明朗。

1939年5月21日
巴黎

“我准备了六个人的晚餐……”

我老是把头一行诗叨念，
老是把这句话反复推敲——
“我准备了六个人的晚餐……”
你竟然把第七个给忘掉。

你们六个一块儿郁郁寡欢。
脸上的泪水有如大雨滂沱……
围坐在这样的餐桌旁边，
你怎么会忘记了那第七个。

你的客人们都闷闷不乐，
没有人去动那水晶酒瓶。
他们都很难过，你也难过，
而最难过的是那没受邀请的女性。①

① 诗中出现的“第七个”指示代词，多半用的是阴性，因为所指代的“生命”这个名词俄文是阴性。另外诗人自己也是女性，似乎是双关语。

既不开心也就不会幸福。
唉！大家都吃不下也不想喝。
——你怎么会忘记了数目?
你怎么在计算上出了差错?

你怎么竟然弄不清楚——
六个人（两个兄弟，第三个
是你自己——还有妻子和父母）
就是七个——既然世上还有我！

你准备了六个人的晚餐，
然而有了六个人，世界便不会荡然无序。
与其做一个稻草人在活人中间，
我毋宁做一个幽灵——陪伴你的亲人……

（我的亲人）……
　　　　　　　　我像盗贼一样惶惑，
啊——我不会把任何人侵犯！——
我作为不速之客的第七个，
坐在没有摆上餐具的位置旁边。

一下子！——让我碰倒了酒杯！
那难以抑制地涌出的一切——

那伤口的鲜血，那眼窝的泪水，——
从台布上往地板上倾泻。

既没有死别！也没有生离！
餐桌失去了魔力，房屋已被唤醒。
就像死亡去赴婚礼的宴席
作为生命的我来出席今晚的宴请。

我不是你的兄弟，不是儿子，不是夫婿，
不是友人——可我还是一劲儿抱怨，——
——你准备了六个——人的餐具，
却没有安排我坐在——桌边。

1941 年 3 月 6 日

题　　解

“我的诗啊写得那样地早……”

茨维塔耶娃在1931年回答某一家期刊问答表中“关于您的创作您有何想法？”一项时曾引用过这首诗的最后一行。1933年4月在回复尤·伊瓦斯科的信时曾写道：“琼浆玉液”写于1913年。这是我的写作的（以及个人的）生涯的公式——前景。一切我都知道——生来就知道。”

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曾为这首诗谱曲。

“我这会儿伏卧在床上……”

这首诗是献给M. C. 费尔德施泰因（1885－1948）的，他后来成了茨维塔耶娃的大姑子维·埃夫伦的丈夫。

给外祖母

这首诗是献给诗人的外祖母玛·卢·别尔纳茨卡娅（1841－1869）的，她的像当年悬挂在茨维塔耶夫家中。1933年诗人发现，那张像并非是她的外祖母，而是外祖母的母亲。

“我喜欢——您不是为我而害相思……”

这首诗是献给马夫里基·明茨（1886－1917）的，他后来成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这首诗由苏联作曲家M·塔里韦尔季耶夫谱曲，成为一首广泛流传的歌曲。

“任谁也没有夺走什么东西……”

这首诗是写给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的，后者于1916年来到了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对曼德尔施

塔姆的创作评价很高，认为他的诗富有魔力、魅力，虽然有些思想混乱，但仍肯定他的诗有“杰尔查文的手法”的痕迹。曼德尔施塔姆在1916年也曾写过数首诗献给茨维塔耶娃。

“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

这首诗也是献给曼德尔施塔姆的，肖斯塔科维奇曾为之谱曲（第143号组曲）。

莫斯科吟

《莫斯科吟》这组诗共9首，是在1915－1916年冬彼得堡之行的灵感之下创作的。茨维塔耶娃希望见到阿赫马托娃，后者当时却不在。在有叶赛宁、库兹明、曼德尔施塔姆出席的文学晚会上，茨维塔耶娃“代表莫斯科”朗诵了自己少女时代的诗作，对此，她在许多年后回忆时写道：“我朗诵着——就仿佛阿赫马托娃真的在这房间里，只有阿赫马托娃一个人……如果说此刻我想将自己比作莫斯科——再好不过了，那么不是为了战胜彼得堡，而是为了把莫斯科献给彼得堡……我从彼得堡归来之后写就的关于莫斯科的诗篇，我是要归功于阿赫马托娃的；我对她的爱以及我的祝愿，要求献给她比爱更为永恒的东西。”这里选译4首。

1.“夜晚打从钟楼经过……”

这首诗是献给奥·曼德尔施塔姆的。

4.“一串串花楸果……”

1934年茨维塔耶娃关于这首诗写道:“这是我最喜爱的，我自己本人的诗作之一。”

失　眠

在茨维塔耶娃早期的诗作中，时常表现失眠的主题，《失眠》这组诗共11首，其中第3－第10首是受到尼·普卢采尔－萨尔纳（1881－1945）启发创作的，后者从1915年春天

起便成了茨维塔耶娃的至交，并曾在她生活极端困难时刻给予她多方面照顾。茨维塔耶娃在 1941 年 5 月 3 日曾在组诗《致阿赫马托娃》的一首诗下面写过这样的话："所有这些诗，从这里起到本诗集〔《里程集》〕结尾，以及后来的许多诗，都是写给尼科季姆·普卢采尔－萨尔纳的，提到他，过了一辈子以后，我可以说，他很会爱我，会爱我这个难以交往的东西。"这里选译 4 首。

致阿赫马托娃

组诗《致阿赫马托娃》共 13 首，其中第 10 首未完成。茨维塔耶娃于 1912 年开始接触阿赫马托娃的创作，1915 年写了一首献给后者的诗。1916 年这组诗是茨维塔耶娃 1915－1916 年冬季彼得堡之行时得到的灵感而写的（参见《莫斯科吟》题解）。茨维塔耶娃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保持着对阿赫马托娃的深情，这一点从她 1921 年 4 月写给阿赫马托娃的信里便可说明："啊，我多么爱您，我多么为您而感到高兴，我多么为您而痛苦，又多么因为您而感到崇高！"1926 年从国外，茨维塔耶娃依然表示了对阿赫马托娃的爱。阿赫马托娃怀着深情厚意接受了这一致意，并且把自己的诗集签赠给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原本对阿赫马托娃的创作评价很高，但后来，在 1940 年读了阿赫马托娃的全部作品以后，却改变了看法。她们两人的唯一一次会见是于 1941 年 8 月 7－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但却没有得到互相理解。

阿赫马托娃曾把组诗之一的首句"啊，哀歌的缪斯，缪斯中最美的女神！……"作为她的诗作《科马罗沃小村素描》（1916）的题词。这里选译了 1 首。

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曾为此诗谱曲（作品 143 号组曲）。

"苍白的太阳和低沉的、低沉的乌云……"

这首诗写于茨维塔耶娃的家乡亚历山德罗夫，当时正是

1916 年士兵们上前线打仗，在她居住的房子前边，庭园的那边有一块场地，士兵们正在练习射击。诗人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这首诗时写道：“我们向士兵们挥动头巾，而士兵们向我们挥舞着帽子，当最后一节车厢早已从视线中消失的时候，士兵们唱歌的号叫声连同火车头的浓烟迎面而来。”

唐　璜

唐璜是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欧洲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最初以否定宗教的禁欲道德的形象出现，后来发展为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典型。他被视为仗着自己财势，以结婚为手段，到处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茨维塔耶娃 1925 年在给一位友人写信时曾说：“……即使唐璜**一往情深**，他怎能爱所有的人？这个‘所有的人’是不是逢场作戏的老一套的结果？简而言之：爱所有的人——悲剧式地，怎么可能？殊不知，唐璜是可笑的……也许这个所有的人的**悲剧性**，爱所有的人的悲剧，乃是女人的特权（我深有体验）？”

组诗共 6 首，选译 3 首。

斯坚卡·拉辛

斯杰潘（爱称斯坚卡）·拉辛（约 1630—1671）是俄国农民起义的首领，后被沙皇处死。茨维塔耶娃所感兴趣的，不是历史上的拉辛，而是他在著名的民歌中的形象。茨维塔耶娃在谈到与拉辛式的红军战士会见时写道：“……**我的**拉辛是（民歌中的）浅色头发的男子，——一头浅棕红毛发的男子……再说这个词本身：斯杰潘！干草，禾秸，草原。难道有黑色的斯杰潘吗？而拉——辛！曙光，春汛，——打击，拉辛！”诗人在“斯杰潘·拉辛”姓名之后列举的词，不仅读音与前者相近，而且还有相近的意思。

组诗共 3 首。

“我是你笔下的一张纸……”

茨维塔耶娃在 1939 年手稿附记中说：“这是集子里最优秀的诗作之一”在《一首献诗的经过》一文中引用这首诗时曾写道：“当年，1918 年，我是否意识到，在把自己比作最简单的东西（黑土和白纸）的同时，我指的是最伟大的东西：矿藏（黑土）和白纸的万能？作为一个虔诚的热爱者，我为什么把自己只比作一切？我是否意识到了——他是否也意识到了？”

1918—1931 年。做过一次修正：“这样说只能是对**上帝**。须知，这是一种祈祷！对人，是不用祈祷的。十三年前，这一点我还——不，知道！——坚决不想知道。而且——不可更改地——我的所有的这类诗，整个是献给上帝的。”

“宛若左右两只膀臂……”

据 1939 年茨维塔耶娃笔记记载，她认为这是她早年优秀诗作之一。

“像星星，像玫瑰，生长出诗……”

这首诗的第 5 和第 6 两句是由茨维塔耶娃的小女儿阿利娅记载的一段事引起的：“那是温馨的一天，我同玛丽娜去散步……顶上是一座大教堂……我突然发现，在我脚下生长着三叶草。在小台阶前那里平整地铺着古老的石头。每块石头都由三叶草镶着深色的框框……我……开始……寻觅四叶草……我突然找到了它……我跑到玛丽娜跟前，把我的所获献给了她……她对我表示感谢并把它夹在笔记本里变干。”阿·埃夫伦在她的回忆录中引用这首诗时写道：诗中出现了“从前在优美的庞然大物‘菲利小镇波科罗夫’的山脚下寻找到的那株……象征幸福的、四片叶子的三叶草的幼芽”。

丑　角

《丑角》这组诗是由 25 首构成的，先后在不同的题名下

发表，最后集到一起，因此，诗的次序并不固定。这组诗是茨维塔耶娃与艺术剧院（后为瓦赫坦戈夫剧院）创作室年轻演员们的友谊的折射。这段期间虽然不太久，但她的创作是颇有成效的：为剧院创作了许多部浪漫主义的诗剧，组诗《丑角》、《献给索涅奇卡的诗》(1919)，以及后来写的散文《索涅奇卡的故事》（1937）等。

《丑角》是献给演员和导演尤·亚·扎瓦茨基（1894－1977）的。茨维塔耶娃认为自己与扎瓦茨基的关系就像“中了魔法”。但是这种“中了魔法”却是与理解的清醒并存的。茨维塔耶娃在当时的笔记中对扎瓦茨基有这样的记载：“他那深沉的天真无邪的全部的美和全部的可怕。……那名利的天真无邪，那自尊的天真无邪，那健忘的天真无邪，那束手无策的天真无邪……总之，作为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作为生物却是完美无缺的……对于我来说从他的所有的诱惑中我可以分出来三点：软弱的诱惑，冷漠的诱惑，陌生人的诱惑。”由于评价的清醒，诗人便对自己的主人公的态度和对自己的“中了魔法”的态度报以揶揄。茨维塔耶娃认为扎瓦茨基“从来就不是我的朋友”，因而整组诗都带有轻蔑的嘲讽。这里选译 2 首。

“我告别了英格兰浓雾弥漫的海岸……”

献词和诗的头一句引自俄国诗人康·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悲歌《友人的影子》(1814)，诗是为纪念诗人的一位在莱比锡城下“人民的战斗”中牺牲的友人而创作的。茨维塔耶娃似乎是将巴丘什科夫的悲歌加以“改写”，纪念为希腊自由而献身的拜伦之死的。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茨维塔耶娃在 1919 年笔记中曾记载：“昨天一整天都在思考一百年后这件事，于是为此写了几行诗。这些诗行已经

写就——诗将发表。”1924 年在一封信里又说：“而且——主要的——我深知一百年以后人们将会多么爱我！（阅读——什么！）”这首诗还有另一种版本，这里译的是诗人 1940 年的定稿。

“我在青石板上挥毫……”

这首诗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献给丈夫谢·埃即谢尔盖·埃夫伦（1893－1941）的。他早年参加了白军，溃败后流亡捷克；1922 年茨维塔耶娃携幼女阿利娅离开苏联去投奔丈夫。后来埃夫伦在国外参加了苏联的一些情报活动并于 1937 年回国，阿利娅已先期归国，1939 年茨维塔耶娃携子穆尔亦返回苏联。但不久阿利娅与埃夫伦先后被捕，杳无音信。1940 年诗人在编选诗集时曾将“我在青石板上挥毫……”一诗作为开卷篇收入其中，在个人家庭的悲惨的遭遇下，诗人以这种隐晦的方式将此选集献给了丈夫，这充分表现了她的良苦用心和难言之隐。据研究者推断，从技巧的娴熟，风格的洗练，语言的深邃上来讲，此诗当属 1940 年之作。本诗的第二节，作者曾有 40 余种不同草稿，可谓精雕细镂。

两首歌

《两首歌》是诗人于 1920 年为诗剧《门生》而写的，尚有其他数首，剧本已失传。

眼　睛

这首诗最初次发表时是献给先为象征派后转向阿克梅派的诗人米·库兹明（1875－1936）的，1916 年 1 月茨维塔耶娃在彼得堡见到过他一次。1921 年茨维塔耶娃见到库兹明的诗集《不是这里的晚上》以后，曾给库兹明寄去一信并附此诗。库兹明 1921 年 7 月 8 日日记中记有此事。这首诗是对那次会面的回忆。茨维塔耶娃在评论文章《不是这里的晚

上》中记有这次会面：“这不，从大厅的另一端，遥远的——就像用望远镜倒过来看似的；一双硕大的——像从望远镜的正面看似的——充满了所反映的望远镜的整个镜头——眼睛。在彼得堡的上空呼啸着暴风雪，在暴风雪中像两颗行星呆滞地停立着两只眼睛……停立着？不，走过来……从大厅的另一端——像两颗行星呆滞地——向我走过来两只眼睛。眼睛就在这里。站立在我的面前——库兹明。”

青　春

茨维塔耶娃在创作“我的青春啊，我的视同陌路的……”这首诗时，曾有记载：“一切都早于大家：十三岁即热衷于革命，十四岁以及现在模仿巴尔蒙特，二十九岁……与青春诀别了。”

黎明时分……

这首诗是描写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的形象的。

尘世的特征

这组诗共 8 首，选译 1 首。这首诗表现的是茨维塔耶娃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关于两种爱的思想——以维纳斯、夏娃、荷马的海伦为化身的尘世的爱和以普绪刻为化身的精神的爱。她在 1923 年的一封信里写道：“……肉体（我们个人兴趣的癖好）是极残忍的。普绪刻（看不见的）之所以为我们永恒地爱，是因为爱我们心里**缺席的东西**的——只有灵魂！我们以普绪刻来爱普绪刻，我们爱斯巴达王的海伦……却差不多是用手——我们的眼睛和手从不想让她的眼睛和手丝毫地偏离开美的理念的线条。普绪刻不会受到审判——清楚吧？海伦却**不断地**站在审判官面前。”

电报线

这组诗共 10 首，是献给苏联著名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帕斯捷尔纳克最初于 1921 年由于对茨维塔耶娃的诗集《里程集》的强烈感受而开始与她通信。他对她的创作终生表示赞赏，并曾写过数首诗献给她。此外，还在自传体散文《人与事》中回忆过她。茨维塔耶娃于 1922 年出国后不久，多年一直与帕斯捷尔纳克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人认为他们的这种炽热的友谊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茨维塔耶娃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精神上与她最接近的诗人，是志同道合者，是“一年五季、第六感觉和四维空间的弟兄”。她又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对我来说是一种最神圣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整个希望，时而是地平线上的天空，时而是不存在的东西，时而是将会出现的东西。”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书简有百余封，据说，战争期间，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十分珍视这些书简曾委托给一位友人保存，而这位友人也因为十分珍视，以至于每遇到敌人轰炸便带在身边，不幸最后竟然遗失了。现在只有少数几封保存下来，但在茨维塔耶娃的笔记本中存有副本，保存在创作档案中，根据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埃夫伦的遗嘱，待到 2000 年才能启封。

组诗《电报线》可说是在他们两人之间书信往来的灵感之下创作的，也可说是以通信方式为帕斯捷尔纳克送行。茨维塔耶娃得知帕斯捷尔纳克来德国访问后拟于 1923 年 3 月 18 日由柏林回国，因为她住在捷克，便于 3 月 9 日给他写信说：“……这实在是荒谬绝伦——您的启程，是从柏林站台吗，是从我的波希米亚山上呢，我 18 日一整天（因为不知启程时间）都将站在这座山上为您送行——只要是精神支持得住。我不打算去〔柏林〕，因为已经晚了，因为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命运——损失。”接下去是：“这并非夸夸其谈，这是难以抑制的感情——已经不顾分寸的概念的**感情**！——而且我所说的还不及实际。现在照直说吧：我是

一个活生生的人，因此我很痛苦。在自己的高处的什么地方——是寒冰（**解脱！**），而在深处，在内心——却是痛苦……”

组诗开首的题词引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的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1797－1799），引文略有出入，——是“生活的浪涛”。

1.“*专横的乡间！……*”

茨维塔耶娃对约定俗成的尺度和标准一向持否定态度，这种否定的态度从而转化成对诗律的反动——这首诗中便蕴含着她的诗歌创作的模式：“这是我的心儿迸发的韵律——就好像那带有磁性的火星。”

2.“*我不是女魔法师！顿河远方的白书……*”

这首诗原稿中有一个注，后来写进了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里：“这些诗是一些脚印，我沿着这些脚印正在走进您的灵魂。可是您的灵魂却远远地躲开，以至于非常烦恼的我，正在赶上去，在跳跃，盲目地，企图侥幸，可是后来却茫然若失地期待着——它是否会到那里？”

诗中“白书”一词是针对“魔书”而言的，因为俄文“魔书”字面上的意思是“黑书”，“女魔法师”一词便是由这个词根构成的。

4.“*当我那心爱的弟兄……*”

茨维塔耶娃在那篇描写她在艺术剧院创作室时的女友、女演员索涅奇卡·戈利戴（1896－1935）的散文《索涅奇卡的故事》中说：“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从她（索涅奇卡）那里偷得了一首小诗，因为她没有写过诗，生平没有写过一行诗，——尽管我非常的、无比的诚实，但是我，不错，还是偷了。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剽窃。有一次她对我讲起她受过的一次委屈时说：‘啊，玛丽娜！我当时的泪珠儿是那样的大——比眼睛还要大！’‘你要当心，索涅奇卡，我将来会把你这句话偷入诗中的，因为这句话简直太美了——那么精确……’这不，

三年之后（也许，一天天的，谁又会知道呢）的一首诗：‘当我那心爱的弟兄……’，而那太平洋上空的星星却在我写索涅奇卡的 Lacanau-Océan 小镇上空燃烧着，昨夜一点钟，我望着这些星星，一下子想起这些行诗——相反地：太平洋上空的星星比眼睛还要大！终于完满了。这些行诗写成以后寄给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但是诗的作者和呈献者却是索涅奇卡。”

布拉格骑士

这首诗写的是捷克人民传奇英雄布伦茨维克骑士的雕像，它耸立在伏尔塔瓦沿岸布拉格查理大桥附近。根据中世纪的传说，布伦茨维克即指国王普舍美斯二世，他曾为巩固捷克王国做出很大贡献。在布伦茨维克统治的第三年，他去漫游世界，弘扬祖国的语言并寻求狮子的徽记。他经历了冒险，死里逃生，拯救了狮子的性命；狮子成了他的朋友并且帮助他建立了丰功伟绩。有一次，他来到了一个岛上的城堡，在这里他发现了一支宝剑，用它消灭了敌人。之后他回到了祖国，统治了四十年；他死后，狮子也死在了他的墓地。传说布伦茨维克的宝剑砌在了他的雕像所在的查理大桥桥墩下。捷克的国徽的起源便与布伦茨维克的名字联在一起，至今国徽上仍然有狮子的形象。

茨维塔耶娃认为“布拉格骑士”的面孔与她相像，多年来她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对于她来说，他就是布拉格的“中心”，心脏。20 年代，在法国侨居时，她曾写信给她的捷克女友捷斯科娃，请她寄来一张“他的像，大一些，清楚一些，比如版画……如果我有保护天使，那么就要长着他那副面孔，有着他的狮子和他的宝剑”。1938－1939 年，茨维塔耶娃在创作《致捷克的诗章》时，曾打算写一部大型作品，描绘布伦茨维克骑士。

两　个

原稿中曾有献词：“给我的一年五季、第六感觉和四维空间的弟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在题名《两个》和《一对》上曾经有过犹豫，后来定为前者。组诗共3首，选译2首。

忌妒的尝试

这首诗，看来最初是献给康·罗泽维奇（1895－1988）的，但文学家马·斯洛宁（1894－1976）在回忆录中肯定说，此诗是献给他的。

爱　情

在1924年9月末或10月初的稿本中记载：“比较：频繁得有如母亲经常呼唤亲生的孩子的名字。”本诗中最后三行即源于此。

“鬓角已经银灰……”

茨维塔耶娃在1926年5月26日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里说，“……我有几行诗献给你……差一点没写完，是对**你**的呼唤，在我心里，也是在我心里对**我**的。……因为有几处还没有填上，整首诗不能寄给你。若是想写——这首诗就会写完的，这一首，还有别的。”

“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

这首诗是献给鲍·帕斯捷尔纳克的。在诗人1925年3月20－22日的草稿本中记载：“鲍·帕，我们何时能够见面？我们能够见面吗？把手伸给我吧——但要待到来世，**在这里呀**——我的双手腾不出空。”

“赞美啊，静一静！……”

这首诗写于法国。1925年11月1日由捷克迁居法国后，只是第一年冬季茨维塔耶娃全家四口寄居于俄国友人家，后来住在巴黎郊区，常年处于极端贫困中。在法国生活的十四年期间，她从未对法国人发生好感，得不到他们以诚相待。当然同俄国人相处也并不见得好些。

这首诗写作期间，茨维塔耶娃与丈夫和两个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总是处于干扰之中，找不到一个角落从事创作。她在1925年写给捷克女友捷斯科娃的信里曾描述过这种处境：“我的日子过得很糟糕，全家四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我根本无法写作。我痛苦地思忖，一个最平庸的散文作家，甚至连写的什么都没有重读一遍，却能有一张写字台和两小时清静。可是我却办不到，连一分钟都没有：总是处于人们包围之中，处于谈话之中，不断地丢下笔记本。”

〈悼念谢尔盖·叶赛宁〉

这是茨维塔耶娃原拟写的长诗的几行。诗人于1932年以“诗人与时代”为题曾写道：‘叶赛宁死了，因为他把不是自己的，别人的需求（时代对社会的）当作了自己的——（时代对诗人的），把需求中的一项当作了整个的需求。叶赛宁死了，因为他让别人认识了自己而忘了他自己便是引导——最直接的引导！……政治的需求对于诗人来讲不是时代的需求，时代是不用通过中间人提出需求的。不是时代的需求，而是当务之急的需求。我们因叶赛宁之死对昨日的当务之急也负有责任。叶赛宁死了，因为他忘记了自己便是这样的时代的中间人、代言人、领路人——至少他在某个时候也同那些为了时代和以时代的名义而把自己扼杀和毁灭了的那些人一样。”

诗人与沙皇

《诗人与沙皇》是组诗《致普希金的诗》中的两首，组诗共 7 首。茨维塔耶娃从童年时代起，一生都崇拜普希金的天才。1913 年她写了献给他的第一首诗。1936 年茨维塔耶娃曾将普希金的 18 首诗译成法文。为纪念诗人逝世一百周年，她曾将组诗《致普希金的诗》寄给《当代纪事》杂志。茨维塔耶娃 1937 年 1 月 26 日在写给捷斯科娃的信里说:“《致普希金的诗》，我压根儿没想除我以外有谁**敢于**阅读。这些诗非常尖锐，非常自由，与规范化的普希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总是与规范相反的。**危险**的诗作……它们**内在**是革命的……内在是叛逆的，每一行都是挑战……它们是我**当时**和**现在**作为诗人一个人对伪善的挑战……它们是 1931 年夏天在默登写成的——我当时正在阅读晓戈列夫（1877–1931，苏联文艺学家）的《普希金的决斗和死亡》——由于愤怒而感到窒息。”除诗作以外，茨维塔耶娃还创作有散文《我的普希金》（1937）和《普希金与普加乔夫》（1937）。

1.“*沙皇们的彼岸的大厅……*”

关于这首诗茨维塔耶娃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它是“一个诗人为诗人复仇。因为如果尼古拉一世不把普希金控制在他的身边——若是能准他出国——允许他到世界各地——他或许不会为丹台士杀害。内部的凶手便是他”。“彼岸的大厅”系指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环绕亚历山大二世纪念像的陈列馆，天顶装饰着亚历山大二世列祖列宗的肖像，用威尼斯的马赛克镶嵌而成。在他们之中，也有亚历山大二世的父王尼古拉一世。

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曾为这首诗以及“不，当我们为宗师下葬的时候……”两首诗谱曲。

接骨木

茨维塔耶娃在 1931 年给捷斯科娃信中谈到这首诗的写

作时说："我在写诗——抒情性的——……现在写的是：接骨木（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树吗？全是很小很小的有毒的红色果实，长在栅栏旁边）。"

给儿子的诗

组诗共3首。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之子格奥尔吉（穆尔）·谢尔盖耶维奇·埃夫伦于1925年2月1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他少年时代便极力想回苏联，终于在1939年6月同母亲一起返回。茨维塔耶娃对儿子百般宠爱，为了他才不得不疏散到后方。据1941年10月6日格奥尔吉在诗人克鲁乔内赫的纪念册中记述："1941年8月8日我同玛·伊（即茨维塔耶娃）一起疏散到叶拉布加。17日抵达。26日玛·伊到契斯托波尔去了两天；后于28日返回叶拉布加，8月31日自缢。她被葬在叶拉布加墓地。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在我身边。我于9月8日去契斯托波尔，9月28日转赴莫斯科，9月30日抵达。"

格奥尔吉在母亲死后保存好她的手稿。在塔什干中学毕业，后就读于莫斯科文学院。与他同龄的孩子相比，格奥尔吉具有很高的智商，他极富有文学艺术才华，他遗留下来的日记、书信和素描便是明证。他于1944年初应征入伍开赴前线，1944年7月牺牲于白俄罗斯境内。

1.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值得留恋……"*

茨维塔耶娃于1922年5月携幼女阿里阿德娜（阿利娅）离开苏联出国投奔丈夫，先在柏林逗留了些时日，后在布拉格滞留了三年，1925年11月移居巴黎。在国外十七年当中，由于生活贫困不得不数度由城市移居乡村，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布拉格和巴黎近郊的村庄度过的。

书　桌

这组诗共6首，选译3首。据阿里阿德娜·埃夫伦回忆

母亲茨维塔耶娃如何创作时说："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刻不容缓的事记下来，一大早开始，趁着头脑清醒，肚子空空的、瘪瘪的。倒上一小杯滚热的黑咖啡，放在书桌上，一生中每一天她都怀着如同工人走到车床前一样的**责任感**，必然的、不可能不这样的感情走到书桌前。此时此刻书桌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推到一边，以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腾出一块地方放笔记本和胳膊肘。用手掌支撑着额头，手指插到头发里，立刻便能打坐入静。除了手稿，一切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见她以敏锐的思维和笔锋埋头于手稿中。"

2."比爱情更坚贞……"

茨维塔耶娃不止一次回忆说，她从童年时代便开始写诗，但是显然最后意识到自己的诗歌的天赋是在 1903－1904 年，也就是十一到十二岁的时候。

"花楸果树……"

这首诗是与"乡愁啊，这早就已经……"一诗同时写的，交相辉映。

"乡愁啊！这早就已经……"

这首诗据研究者推断，是对帕斯捷尔纳克 1928 年写的《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诗的唱和。又据利·楚可夫斯卡娅回忆，茨维塔耶娃在 1941 年疏散到叶拉布加时曾为友人朗诵过这首诗，但是由于难以抑制的内心痛苦，全诗没有朗诵完她却戛然而止，以至于那最后的意味深长的四行诗直到 50 年代才为苏联国内所知。

报纸的读者

茨维塔耶娃在 1925 年的一封信里写道："报界使我感到可怕，除了使我憎恨报纸，憎恨这人的卑鄙的自发势力的一切以外，——我为它的**鬼鬼祟祟**，为它的相等的字数的诡诈

而憎恨它。”

给一个孤儿的诗

这组诗共 7 首，选译 2 首。组诗是献给诗人阿·施泰格尔（1907－1944）的。茨维塔耶娃与他通信前并不认识他，而是通过他的姐姐、女诗人阿拉·戈洛温娜认识的。1936 年 8－9 月间，她在萨瓦的一个小山村逗留时收到了患肺病而又刚刚遭到不幸的爱情的施泰格尔的来信，信中充满绝望的求援的“哀号”，——茨维塔耶娃立即热情地复了他的信——每天一封，鼓励他，安慰他，寄去给他的诗。然而施泰格尔看来是一个十分平庸而又软弱的人，他经不住潮水般向他袭来的感情和关怀，而且他又是一个巴黎的名士派忠实的儿子，因此，便冲出肺结核疗养院而回到那个圈子里去。9 月他收到茨维塔耶娃的充满愤懑的回答。

题词引自俄国革命家卡尔·彼得松（1877－1926）的诗《小孤儿》。

“当我瞧着那飞舞的树叶……”

看来，这首诗内在上与茨维塔耶娃因同施泰格尔书信关系而感到的失望情绪有关系，参见《给一个孤儿的诗》及题解。

致捷克的诗章

《致捷克的诗章》由两组诗构成：《九月》和《三月》，总共 15 首，是在捷克斯洛伐克 1938 年 9 月和 1939 年 8 月发生的事件的日子里创作的。1938 年 9 月德、意、英、法四国在慕尼黑签订协定，将苏台德省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给希特勒德国、资产阶级匈牙利和封建领主波兰瓜分。1939 年 3 月，法西斯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这些事件使茨维塔耶娃震惊。她在给友人捷斯科娃的信

中写道："我白天黑夜，白天黑夜思考着捷克。我与她共命运，生活在她之中并为她而生活，我从她的内部——她的森林和心脏的内部感受着。整个捷克现在是一颗巨大的人类的心脏，它只为一件事——如同我的一样的事而跳动……直到最后一分钟，就是在最后一分钟我都深信——我将深信——俄罗斯：**她的臂膀**是可靠的。俄罗斯**不会允许**把捷克吞没：请您记住我的话……""如今捷克对于我来说——在各个国家之中——是唯一一个人。所有其他的——都是狼和狐狸，至于熊，可惜，还谈不上。然而——我们将来会希望，我坚定地——希望……我无限地热爱捷克，无限地感激她，但是我不想为她而**哭泣**（人们不会为健康的人哭泣的，而她在各个国家中，是唯一的健康的国家，有病的是那些个！）因此，我不想为她而哭泣，而是想**歌颂她**。"

茨维塔耶娃在国外侨居的十七年当中，尽管在捷克斯洛伐克只逗留三年多，在法国却长达几近十四年，但从离开俄罗斯以后，她真正怀有好感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她的人民和大自然。因此，在法国居住得越久，她就越发怀念捷克斯洛伐克，这组诗充分表达了她的眷恋之情。

九月

2."群山是野牛出没的佳境！……"

1926年茨维塔耶娃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我喜爱山，征服，大自然的题材，形成……""我在深深的梦中——在所有的梦中——经历了整个捷克，整个的捷克还有野兔和扁角鹿，还有野鸡的羽毛，就这样永远成了梦，——顺便提一下，这些野鸡的羽毛我还保存着，是在我起初带着阿利娅，后来……抱着穆尔爬树木茂密的山时搜集的。"

3."地图上有一个地方……"

茨维塔耶娃在把这首诗寄给捷斯科娃时，曾对它做过如下的说明："各民族的胸膛里有一个创伤——**我们的人被杀**

害！就是说，各族人民犹如为自己的苦难，在为这一苦难而哭泣，因为**没有一个民族**会为这一苦难而高兴，只有——一些个人。而且不仅犹如为**自己的**苦难（而哭泣）——而且犹如为**自己的未来**的苦难，如果没有……然而缺乏结论不仅是各民族和一个民族的特性，而且也是所谓的'文明的人们'的特性。'何等恐怖啊——又夺走了六十个村庄……''对犹太人是何等恐怖啊！……''何等恐怖——原来六十分马克，现在是九十分！'一切都那么'恐怖'，可是**为什么**所有这些恐怖，而且为什么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没有一个人（我的周围——文化人，写作者——之中）想要弄懂——甚至连疑问都不想提出——非常害怕听到**回答**。这一切既是怯懦，又是因循守旧，也是**脑满肠肥**（或者是向往如此！），这些东西所做的，就是已经做了的。我在自己的不满的一贯性、目光敏锐方面——是非常孤立的。我不想对他们大家表示怜悯，对活活的、被埋葬的人决不能怜悯，而需要把活人挖掘出来，而把埋人的人埋葬掉。这样的怜悯可以得到赎罪。'何等的恐怖啊！'不，请你告诉我——**何等的**恐怖，懂得了，就要离开那些制造恐怖或者对它表示同情的人。否则——'是的，多么恐怖啊，可怜的布拉格'，看来是一部描写黑色百人团分子的小说，他只幻想着拿着别人的刺刀回到自己方面来，或者——只是往鼻子上（太太）抹粉，而先生则继续阅读复活并且握着手——天晓得握着谁的手。往好处说，是痴呆，但是看到他们把**自己的**事情都处理得那么好，对于**它们**分辨得那么清，我就对这种'往好处说'不敢相信了。照直说，就是卑鄙——就是〔如今的〕世界所助长的。"

4. 一名军官

1938年9月德国军队入侵捷克苏台德省。捷克边防部队受政府命令不战而退。在茨维塔耶娃的《致捷克的诗章》草稿中保存了《一名军官》这首诗的构思："情节：苏台德——同处边防线——森林中一名捷克军官和二十名士兵——小树

林。德国鬼子经过。一名军官跑到大路上向空中鸣枪。——结尾。——只要他站立在森林中，他就会得到谅解。普鲁士人的脚步声？心儿跳动？NB！在头几行里交待历史年代：

捷克林海——
最最森然。
话说一一九百
三十八年。

那月份——恰好苹果和枫香树
刚刚泛红，一样挂满露珠！”

三月

这组诗是写 1939 年三月事件的：3 月 14 日，德国军队开始入侵捷克，3 月 15 日占领布拉格。

1939 年 5 月，茨维塔耶娃在给捷斯科娃的信中写道：“诗歌确是源源而来——就像从前小溪一样在我的整个道路上伴随着我。有些尖锐，有些幽婉——这些诗是自己创作出来的。有许多是写宝石——地下矿藏的——然而即便是石头，也是活生生的。”

8.“啊，泪水充盈着眼窝！……”

这首诗写作开始于 1939 年 3 月 15 日，亦即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的那一天。茨维塔耶娃在这一天的笔记中写道：“1939 年 3 月 15 日——进入布拉格。7 时 45 分赫拉德恰尼古堡〔总统府〕灯火通明，旗帜飘扬。全体布拉格市民集合在广场上：最后一次国歌，全体群众一边唱着一边哭泣。16 日连续不断的游行，军乐队演奏，布拉格全城都是军官。人群向着为捷克独立而牺牲者纪念碑走去：群众找到了自己的道路……3 月 15 日适逢奥地利维也纳被德国法西斯吞并周年。”

9.“不是魔鬼——追逐高僧……”

1939 年 5 月 15 日手稿中记载：“追逐元首的是——孚里

埃：NB！有许多追逐者的形象。谁人——追逐什么？……不是飞快的——追逐兔子……不是……追逐牺牲品。不是乌云追逐乌云。

不是受恐怖折磨的
逃亡者——躲开枪弹。

NB！乌云追逐乌云——一连串又一连串；最好是：不是乌云追逐月亮（仿佛在追逐）。总的来说：应当众多追逐一个。（NB！有些难办。）**绝对不能**一个追逐众多：而是相反！”

“我老是把头一行诗叨念……”

据某些研究者推断，茨维塔耶娃归国后，1940－1941 年间只从事诗歌翻译而不曾写诗，这种看法由于从茨维塔耶娃的翻译稿中发现写有诗作而被推翻。

“我老是把头一行诗叨念……”这首诗的题词引自苏联诗人、翻译家阿·亚·塔尔科夫斯基（1907－1989）的诗作。茨维塔耶娃归国后曾与塔尔科夫斯基见过面并通过信。

（崔淑贤　编译）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听听那冷雨 OCR　一校
2007 年 8 月 30 日 星期四
21:09:15
观者二校
2007 年 9 月 2 日星期日
11:29:22